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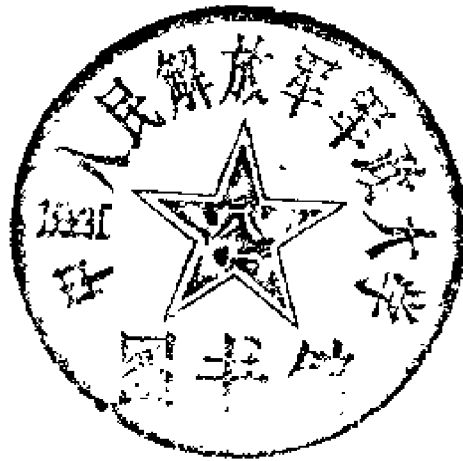
小刀会的故事

XIAO DAO HUI DE GU SHI



小刀会的故事

徐宏兵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G797.44/34

20

小刀会的故事

徐 宏 兵 著

徐 有 武 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 82,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1171·144 定价: 0.22元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编者的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的百余年中，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英雄的上海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历史。

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组织“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嘉定、宝山、青浦、川沙、南汇等各县城，坚持斗争十八个月，给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沉重的打击。小刀会英雄们的革命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他们的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

这本书，就是向少年朋友们介绍，这次起义的经过和小刀会英雄们的斗争事迹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广大少年朋友提出意见，以便修订改正。

目 录

一	浦江怒火.....	1
二	团结战斗.....	12
三	嘉定起义.....	26
四	巧夺上海.....	37
五	为民除害.....	47
六	连克四城.....	56
七	卷土重来.....	66
八	巍然不动.....	77
九	北门之战.....	93
十	胜利转移.....	105
十一	尾 声.....	119

一 浦 江 怒 火

一八五一年秋。上海笼罩在乌云底下。腾腾的大雨从云端直泻下来，透过层层雾气，溅落在大地上。紧傍上海县城的黄浦江，波涛起伏，滚滚奔流。一天傍晚，一只大木船顶着逆流缓缓驶来。甲板上，立着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长方面孔，两道剑眉下面，双目炯炯有神。他一手撑伞，一手背在身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两岸的景物，看到岸边鳞次栉比的洋行、教堂、银行，胸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他，就是后来领导小刀会起义的著名领袖刘丽川，这时他才三十二岁。刘丽川出身在广东香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从童年时候起，就跟随父母在田间劳动了。但是家里还是养不起他。后来，父母含着眼泪，让他跟着一个远房亲戚飘泊到香港去谋生。在香港，他为了糊口，什么活都干过，最后在一家糖行里当了小伙计。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土豪劣绅的压迫，使刘丽川懂得了什么是仇和恨。六年前，刘丽川参加了一个革命的秘密团体——天地会。天地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宗



旨，给刘丽川极大的启示和力量。他积极为实现天地会的宗旨而奋斗，成为大家热爱的好兄弟。

现在，正是鸦片战争后的第十一个年头，上海已成为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的重要据点，是“冒险家的乐园”。刘丽川只身飘泊到上海来，固然是为了生

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受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到上海来团结穷弟兄们，为实现天地会的革命宗旨共同战斗的。

刘丽川在上海有许多熟识的穷弟兄。他们原先都是撑船的，大多数是广东商船上的水手。鸦片战争以前，他们随着商船往返于广东、上海之间，把食糖从广东运到上海，再把棉花、梭布从上海运到广东，然后转销国外。鸦片战争后，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洋布大量运进上海，它的价格仅是梭布的三分之一。因此，在短短的几年中，上海的梭布市场呈现一片萧条景象，廉价的洋布在市场上堆积如山。这样一来，一方面使专门从事纺织业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破产，生活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广东商船也就缺乏一宗重要的运输货源了。同时，外国侵略者的商船云集上海，同中国商船竞争。外国商船由于受到卖国的清政府的保护，享有种种特权，没有额外苛捐杂税的负担，所以运输同样吨位的货物，取价较低，速度又快，结果没有几年，中国船商被挤垮，由折本而破产，从而造成大批水手失业。这些失业的水手，包括刘丽川的朋友们在内，为了生活，大多聚集在上海。

木船在风雨中继续行驶，将抵岸时，刘丽川仍在默默地思考着：“上岸后得先找我们这帮穷哥儿们，他们受苦深，一定会响应太平军，举旗造反的。但是，首先去找谁呢？”

上岸后，刘丽川决定去找在上海的天地会成员顾大鸿、顾大翔兄弟。他俩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和刘丽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在漆黑的夜晚，一起痛打欺压老百姓的外国强盗；在木船舱里，一起同船老板展开斗争；当穷哥儿们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他们又一起奔向一家又一家阴暗、潮湿的草棚、木屋，伸出热情的手，给予力所能及的接济。想到这些，刘丽川的心潮沸腾起来了。

“是呀，应该把象顾家兄弟那样的硬汉子和广大穷弟兄们团结起来，打击外国侵略者，推翻清王朝。”刘丽川下定了决心。

走了一条又一条大街，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刘丽川找到了顾家兄弟的住处。出来开门的是阿明老人。他是顾家兄弟的叔叔，以前也是商船上的水手，后来年老体弱，被船主一脚踢开了，生活很艰难。阿明老人把客人引进低矮简陋的草屋，当他在昏黄的油灯下认出刘丽川的时候，眼眶里不禁涌出了泪珠。

“多年不见，您老人家可好呀！”刘丽川的心情很激动。

老人的眼眶里依然含着泪花。

“老人家别难受了，我们又见面了，应该高兴呀！这些年来，您受苦了。嗯，大鸿、大翔他们呢？”刘丽川亲

• 4 •

切地安慰着老人。

提起大鸿、大翔，阿明老人拭去了泪水，怀着愤恨的心情叙说起来。

三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等人，违反中国政府的规定，到青浦散发传道书，进行不可告人的间谍活动。原来，鸦片战争后，根据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披着宗教外衣、口蜜腹剑的外国传教士蜂拥而来。他们打着“向中国人宣传福音”的旗号，除了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以外，还充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和鸦片贩子。这种伪善的面貌和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当麦都思等人闯到青浦的时候，大鸿、大翔他们的粮船正停在那儿。兄弟俩就串联了几十条船上的水手，对麦都思一伙的违法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这批家伙盛气凌人，不理不睬。愤怒的水手们，用拳头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麦都思一伙狼狈逃回上海，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阿利国哭诉。阿利国认为这是扩大侵略的好机会，就同美、法等国领事密谋策划，故意扩大事端，进行讹诈。阿利国一方面通过所谓外交途径，说什么麦都思等人的传教活动是在“官定范围”内进行的，并无违法行为，清政府必须惩办凶手；另一方面，又提出外国商船停付关税的要求，还扬言要封锁一千四百艘即将北上的中国粮

船，另外，又派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罗伯逊乘坐兵船到南京，对两江总督李星沅施加压力。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的恫吓下，命令青浦县令余龙光逮捕了顾大鸿等十人，将顾大鸿及另一水手判处徒刑，又答应英国侵略者把租界扩大两倍。本来，顾大翔也在被捕之列，后来在弟兄们的掩护下，他脱身跑了。

“大翔兄弟现在哪里藏身？”刘丽川关心地问。

阿明老人移了移身子，把嘴贴在刘丽川耳边轻轻地说：“在青浦北门外的大石桥村里，住在我的表兄周二叔家，暂时避一避。”

“那么，大鸿兄弟近况怎样？”刘丽川又关切地问道。

“我们都去看过他，大鸿很有骨气。他只是受了些皮肉上的痛苦，这算不了什么。”阿明老人激动地说。

“对，他们兄弟俩都是硬汉子。我们现在就要广泛结识象他们那样的人，推翻清朝政府，打倒贪官污吏，杀尽外国强盗，为受苦难的广大弟兄报仇雪恨。”刘丽川接着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大翔兄弟？”

“什么时候都行，随你方便。”阿明老人回答。

几天后，刘丽川和阿明老人在青浦北门外的泥泞小路上，艰难地向前走着。雨，还是在下着。豆大的雨点，扑打在树叶上，发出唰唰的响声。大片大片的棉田、

稻田淹没在茫茫大水中，只有地势最高的几条田埂露出水面。

“立秋到现在，已有五十多天了，天天下雨，看来秋后是无粮可收、无花可摘的了，唉，又是一个荒年啦！”阿明老人感叹地说。

“去年年成也不好吗？”刘丽川问。

“是呀，去年青浦、上海、嘉定一带一百多天没下雨，遭了旱灾。今年又下起来没个完。种田人的日子，可不好过呀！”阿明老人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说着，说着，两人来到周二叔家。在这里，刘丽川见到了分别五年的顾大翔和新结识的周二叔。大家推心置腹地畅谈着，茅屋中，洋溢着热烈而愉快的气氛。

这时，周二叔的女儿周秀英急匆匆地跑进来，向周二叔等人说：“青浦县令余龙光贴出告示，要来四乡‘勘灾’！”

“说得好听，‘勘灾’！连续两个月的大雨是明摆着的灾嘛，庄稼人颗粒无收是明摆着的灾嘛，还要‘勘’什么呢？还不是又来逼粮催租！”顾大翔愤愤地说。

“不理它！”周秀英也气愤地说。

“不理它，顶什么事呢？”周二叔心情沉重地说：“贪官余龙光还是要找上门来的呀！丽川兄弟，我们这一带钱粮是全国负担最重的地区，近几年来比以前增加



了三倍，而且租子也最重。地主豪绅又不收米，强迫我们折合成钱来交租。米价由地主豪绅随意决定，远远低子市价。我们卖了一石四、五斗米，才能交纳一石米的租钱。种田人一年忙到头，交了租，完了粮，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以前，靠织点土布拉扯拉扯生活。现在，这条路给洋布堵住了。眼看又是个大荒年，余龙光还要来‘勘灾’搜刮，唉！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们穷人的命好苦呵！”

听了周二叔的话，刘丽川的心头沉甸甸的。他怀着激愤的心情说：“二叔，我们穷人受苦，并不是命苦呀。自从外国强盗打进中国以后，黄浦江上，只看见一船船

的鸦片、洋货运进来，一船船的白银、原料运出去，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去的呀。为什么外国强盗敢这样肆无忌惮呢？那是因为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跟英国、美国、法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又割地又赔款。羊毛出在羊身上，苦的还是老百姓。清朝皇帝和贪官污吏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还拚命地加捐加税，增加地租，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油水。这才使得我们种稻的没米吃，植棉的没衣穿，这哪里是命苦呢？二千多年前孔丘说过什么富贵、贫穷都是命里注定，永世不会改变。这是天大的谎言，我们不要上当。”

“丽川叔叔说得对！”周秀英兴奋地说，“这不是我们种田人命苦，是外国强盗和清朝政府让我们受苦！”

刘丽川赞许地向周秀英点了点头，接着说：“现在太平军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老百姓就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我们要学太平军的榜样，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斗，和外国强盗斗；斗倒他们，我们广大的穷苦人民就能扬眉吐气，过好日子啦！”

“刘丽川大哥的话说得有道理！”顾大翔激动地站了起来：“余龙光要来‘勘灾’，我们就和他斗，轰他回去！”

“这主意很好！对付贪官、侵略者就是要用这种办法。不过，我们一定要联合村上的父老兄弟姐妹，还要

联合其它村子里的乡亲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呀！”刘丽川鼓励大家说。

“对！对！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刘丽川继续说：“我们也只有联合起来，和贪官污吏斗，和地主豪绅斗，抗租抗粮，才能够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现在，我们先把轰余龙光的事商量一下。”

经过商量，大家决定立即分头到各家串联。没有多久，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齐集在村口了。大家手执扁担、锄头、镰刀、砍柴刀等武器，斗志昂扬，严阵以待。

傍晚，余龙光带了十几个爪牙，来到村口。不等他开口，二、三百个村民就向他举起砍刀。余龙光一看众怒难犯，灰溜溜地带着狗腿子跑了。

听到大石桥村胜利的喜讯，青浦各乡的贫苦农民，无不欢欣鼓舞，大家磨拳擦掌，群情激昂，决心全力支持大石桥村，给胆敢来报复的贪官污吏以更沉重的打击。

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刘丽川连夜同周二叔、顾大翔、阿明老人、周秀英等人一起商量的发展天地会组织的大事。从这以后，这个村子就成了青浦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强堡垒，周秀英也很快成了青浦天地会的女首领。

随着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剥削、压迫的加重，上

海地区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愈来愈激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雇农、失业水手、手工业者，受了太平天国革命节节胜利的鼓舞，纷纷参加天地会及其它秘密群众团体。上海人民猛烈冲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二 团 结 战 斗

一八五三年三月，震天动地的春雷，从紫金山麓、扬子江边隆隆响起——洪秀全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经过二年多的浴血战斗，终于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消息传来，上海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劳动人民的心里，燃起了战斗的烈火。上海地区的各秘密群众团体，日益壮大起来。人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准备迎接太平军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匆匆调集各路人马，在长江南、北拼凑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妄想扼杀太平天国革命。上海地方政府最高官员苏（苏州）、松（松江）、太（太仓）兵备道吴健彰也接到了咸丰皇帝的手谕，从上海地区抽调了五千多官兵，去增援“江南大营”。一时间，上海清兵调走了一大半。

吴健彰见上海兵营空虚，就急忙命令上海县令袁祖德招募新兵，拼凑“团练”，并以高官厚禄网罗暗探奸细，收集各秘密群众团体首领的名单，妄图来个“一网打尽”。

小刀会、天地会、塘桥帮、百龙党等秘密团体的首领将计就计，立即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参加吴健彰和袁祖德组织的“团练”，以便获取武器和情报，为起义创造条件。

上海，象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六月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潘起亮和王阿祥就踩着湿漉漉的露水，走进了大东门外的“迎春”茶馆。潘起亮是百龙党的首领，铁匠出身，今年二十三岁，生得浓眉虎眼，膀大腰粗。王阿祥是潘起亮的好朋友，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也是百龙党首领。他俩走进茶馆，就有一个伙计走上来招呼他们：

“起亮兄弟，阿祥哥，里边坐！”招呼潘起亮他们的伙计叫张阿滨，是百龙党的成员。

迎春茶馆不大，是上海各秘密团体弟兄们经常接头的地方。张阿滨干净利落地将右边的那张桌子一擦，向四面一看，见无人注意，便放低声音问：

“我托人捎给你的纸条收到了？”

“收到了。”潘起亮焦急地说：“到底什么事情？快告诉我们！”

“出事啦！”张阿滨轻声地回答：“吴健彰昨晚递下了一张‘捕单’。命令袁祖德三天内立即拿获严办。”

“‘捕单’上有哪些人？”王阿祥紧接着问。

“一共二十多个人，都是上海各秘密团体的首领，别人我不知道，只知道第一名就是起亮兄弟。”

“吴健彰怎会知道各位首领的名字？”潘起亮问。

“据说是一个叫李孔的人告发的。”

“原来是这个混蛋！”潘起亮忿恨地说。

李孔是个地痞流氓，后来参加了吴健彰组织的“团练”，还当了个小头目。三个多月前，潘起亮及百龙党部分弟兄打入“团练”，李孔想乘机混入百龙党刺探情报，被潘起亮识破，从此，他怀恨在心。后来，李孔就退出了“团练”，成了吴健彰的奸细。

“李孔现在哪里？”潘起亮怒气冲冲地问。

“听说就在道台衙门内当差。”张阿滨端上两杯热茶，说：“这消息，我是听一个喝醉了酒的捕快说的，比较可靠。起亮兄弟，还是避一避吧！”

“不！现在不是避的时候。”潘起亮坚定地说，“‘捕单’上有二十多位弟兄，我要想办法去通知他们，不能眼看弟兄们遭难！这个李孔，也不能留着！”

“对！”王阿祥赞同地说：“先得设法通知小刀会、天地会等弟兄们，然后再来收拾李孔这家伙。”

“行。”阿滨也点头同意了，“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天地会的刘丽川大哥。起亮兄弟，可得留点神啊！”

傍晚，凉风习习，潘起亮在街上大步走着。他刚从上海小刀会首领王小林家中走出来，准备到刘丽川大哥的住处去，商议各团体抱成一团的大事，听听刘大哥对上海斗争形势的分析。潘起亮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大哥十分钦佩。每次从刘大哥的家中出来，总觉得浑身增添了力量。潘起亮从小就是一个苦孩子，三岁死了娘，十岁上就当了铁匠铺的伙计。为了生活，他当过水手，马夫，搬运工，打铁的，磨镜子的，受尽了富人、官吏和外国侵略者的欺凌和压迫。每当刘丽川讲到清朝政府对内如狼似虎，对外卑躬屈膝的罪恶行径时，潘起亮心中就会激起万丈怒火。每当刘丽川鼓励大家学习太平军，推翻清政府，撵走外国侵略者时，潘起亮的胸中就会充满了战斗的激情，恨不得马上就抡起砍刀，投奔太平军。前几天，刘大哥还提出了各团体团结起来，统一组织，共同斗争的建议，潘起亮觉得真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现在，吴健彰和袁祖德已经开始搜捕上海各团体的首领了，各团体再不立即行动起来，抱成一团，更待何时？

想到这里，潘起亮加快脚步，转进一条小巷。再穿过几条街，就是刘大哥的住处了。

突然，前面岔路口有几个人影。潘起亮立刻停住脚步，只见一个人在墙边把头一探，又马上缩了回去。

潘起亮一眼认出这个人就是李孔。潘起亮正想走上前去的时候，李孔惊恐地大叫一声：“潘起亮就是他！快抓，快抓住他呀！”

岔路口立刻冲出八、九个手持砍刀、棍棒、锁链的捕快。李孔躲在一个大个子捕快背后喊道：

“就是他！捕单上的第一名！快抓——！”

潘起亮侧身让过大个子捕快的棍棒，飞起一脚，把李孔踢倒在地上，李孔的门牙被踢掉二颗，痛的哇哇叫。潘起亮抡起拳头，刚要捶下去，七、八个捕快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架住了潘起亮。

当天晚上，另外十六名来不及躲避的首领也被捕了。

第二天清晨，盖有“苏松太兵备道”印鉴的告示，出现在大街上。告示上写着，上海各秘密团体的活动是“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命令上海百姓“从速散会解党，改恶从善”，否则，就要“严惩不贷”。

与此同时，吴健彰又责令袁祖德严审被捕人员，并追查各团体其他首领。

县署公堂上，袁祖德装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开堂审讯。

潘起亮昂首走上公堂。袁祖德嘶哑着嗓子说道：

“如今太平盛世，家家安居乐业，户户奉公守法。独

有你们聚结会党，为非作歹，专与朝廷作对。哼哼，该当何罪！”

潘起亮面对着袁祖德愤怒地说：

“你们这些官吏不顾老百姓死活，年年加派钱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早就活不下去了，你还谈什么太平盛世！我们弟兄自立团体，互济互助，为穷人鸣不平，这有什么罪过？为非作歹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这些罪大恶极、欺凌百姓的贪官污吏！”

袁祖德气得脸色发白，大声嚎叫道：“你竟敢在堂堂县令面前诽谤朝廷，谩骂官员，简直是造反了！”

潘起亮面不改色，厉声回答：

“清朝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卖国求荣，早就该造你们的反了！”

“你你你！”袁祖德一听“造反”两字，好象看见洪水猛兽，结巴了半天，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这个犯上作乱的小人！来人哪，把他拉下去，棒打后站木笼示众！”

站木笼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木笼用十几根木柱钉成，窄小得仅仅可以容身。犯人关了进去，只能笔直地站在笼里，脖子被笼子上端的木枷套住，头伸在笼外，脚下只垫几块青砖。等砖头抽去，犯人脚不着地，头颈被木枷套住，立刻就会送命。

潘起亮被关进木笼以后，并没有屈服。他仍然精神

抖擻地痛骂吴健彰和袁祖德。袁祖德无可奈何，只得将潘起亮打入死牢。

潘起亮等十七人被捕的消息很快在上海城内外传开了。

百龙党没有被捕的数名首领很快聚集在王阿祥家里。一位刚从县署衙门回来的年青弟兄流着眼泪叙说潘起亮站木笼的情景。张阿滨急不可待地说：

“起亮兄弟是百龙党的带头人，我们就是拚了命也要把他救出来。干脆，召集城里的弟兄们冲进衙门，砸烂公堂，救出起亮，打死那狗官袁祖德算了！”

“不行。”王阿祥说，“独木难成林，单靠我们百龙党，成不了这样的大事。”

“是啊！”另一位首领说：“这次被捕的除了潘大哥以外，还有其他团体的弟兄。要是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行动，力量就大了。”

正在商议的时候，刘丽川派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说：“为了粉碎吴、袁两贼剿灭群众团体的阴谋，上海各会各党秘密团体指派两名首领来我处一谈，共议大事，决定对策。”王阿祥当众宣读了来信，百龙党首领们欢欣鼓舞，高兴地说：

“刘大哥和我们想到一个点子上了！”



“刘大哥智勇双全，由他来带领我们全上海会党弟兄，一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哈，早就该团结起来了！”

.....

刘丽川这一建议，在其他各秘密团体中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

会党的首领纷纷来到刘丽川的住处，共同研究联合斗争，营救十七位弟兄的战斗计划。

刘丽川的公开职业是专治跌打损伤的骨科医生。

小小的木板房内，整齐地堆放着各种草药。首领们磨拳擦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非常热烈。刘丽川坐在桌旁，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大家的发言，眼睛里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百龙党提出了一个劫狱计划，首领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县署清军的布防力量较强，不宜冒险行动。罗汉党一位首领又建议各会党派代表与吴健彰、袁祖德二人谈判，也被大家否定了。代表青浦天地会来参加会议的周秀英最后一个发言，她说：“刚才几位大哥的计划，都有可取之处。我看，能不能取长补短，来个‘先礼后兵’？……”

“好！”刘丽川兴奋地鼓励她，“说下去！”

“清朝官吏是纸糊的老虎，外面看起来蛮吓人，实际上最怕我们老百姓！前两年我们在乡下抗租，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只要我们全上海的会党兄弟姐妹聚集起来，到县署衙门前去轰一轰，勒令袁祖德立即释放被捕的大哥们，人多势众，准能把袁祖德吓个半死。到那时，不怕他不把潘大哥他们放出来！”

“好主意！”王阿样说：“我们上海地区的会党弟兄，少说也有一万！”

“万一袁祖德顽抗到底，不肯放人，我们再冲进衙门，把十七位大哥抢出来。”周秀英接着补充说：“这就

叫‘先礼后兵’！”

首领们一致同意周秀英的意见。最后，刘丽川站起来，庄严地说：

“就按秀英的计划办。各团体分头行动！”

第二天一早，阳光还未照进县署衙门的高墙。袁祖德在花厅刚坐下，就听到衙门外人声鼎沸，呼声雷动。一个衙役气喘吁吁地奔进来报告：

“大、大人，门外刁民云集，气势汹汹，口口声声要大人立即释放潘起亮等十七人……”

“什么？……”袁祖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几个差役急忙将辕门紧紧关上。他们手执盾牌、大刀，抖抖瑟瑟地如临大敌。

门外广场上，从四面八方涌来数千名群众。刘丽川一身灰布长袍，昂首挺胸，立在人群前，他的两旁站着小刀会、天地会、百龙党、罗汉党等团体的首领，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怒吼声：

“立即释放潘起亮！立即释放十七位弟兄！”

“袁祖德滚出来！”

袁祖德听到外面人群竟敢直呼其名，喧闹公堂，真是火冒三丈，心想，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以后就没法治了。他壮了壮胆，带了几个亲信，走出花厅，来到

衙门口，站在台阶上，虎起脸，瞪着眼向人群嚷道：“这里是县署公堂，你们竟敢聚众喧闹，还有王法吗？若不马上散开，我要开枪了！”

“砸烂公堂，打死袁祖德！”群众根本不理睬他这一套，继续高呼着。

袁祖德将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指使他的亲信说：“放枪！”

但不等他们动手，前面一排群众早就举起木棍打落了他们的枪支。一个青年农民一棍打在袁祖德腰上，痛得他弯着腰，由衙役搀扶着回到花厅。

阵阵声浪越过县署高墙，直冲花厅。

“如何是好？如何是好？”袁祖德脑门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环顾四周。一群大小官吏也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一个头发花白、师爷模样的干瘪老头连忙凑上来说：

“小不忍则乱大谋也。彼众我寡，不宜贸然动手。万一刁民冲进公堂，后果将不堪设想矣！”

“依你看，该怎么办？”袁祖德扶着腰问道。

“依我愚见，”干瘪老头怯怯地说，“不妨姑且佯作答应释放，待众人退尽后，大人再另作计议。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对、对，是为上策！”袁祖德象捞到了救命稻草，连忙说：“你向刁民转达本县命令，就说本县已同意释放，叫他们从速退去。”

干瘪老头壮着胆子，走出花厅。花厅里死一般寂静，只有衙门外的口号声，似阵阵排炮，震耳欲聋。

袁祖德的阴谋诡计骗不了团结起来的上海人民。干瘪老头的话刚一讲完，人群中就起了一片“嘘——！”声。一个小伙子喊：

“不相信袁祖德的鬼话！必须今天就放出我们的人！”

大家立即附和着喊：

“对，马上放！我们决不上当！”

刘丽川把手一扬，厉声对着老头儿说：

“回去告诉袁祖德，今天不释放十七位兄弟，那就当心他的脑袋！”

“立即释放！立即释放！”

“快！快！再不放我们冲进来啦！”

又是一阵阵怒吼声。

干瘪老头哆嗦着退到花厅，连连说：“刁民实在厉害，实在厉害。除从速释放之外，别无他法，别无他法了！”

袁祖德面色阴沉，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圈



椅上,说:“传我的命令,把十七个穷小子放了吧——”

太阳愈升愈高,阳光普照大地。十七位弟兄昂首走出衙门。数千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潘起亮眼中滚动

着兴奋的泪花,扑向迎上前来的刘丽川大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各团体首领们也手挽手,肩并肩,阔步走下台阶,在数百群众的簇拥下,欢庆团结战斗的首次

胜利。

“刘大哥！”潘起亮感慨地说，“联合战斗，真是力量无穷啊！”

“对！”刘丽川把潘起亮挽得更紧，“灭清朝，创大业，就一定要团结起来！”

几天以后，上海地区各秘密群众团体合并了起来，一个崭新的富有战斗力的联合组织——上海小刀会，在斗争的烈火中，诞生了！



三 嘉定起义

一八五三年四月，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又是霪雨连绵，位于上海近郊的嘉定，大河小港，洪水泛滥，到处一片汪洋。田野里，除了偶而有稀稀拉拉的几根麦秆露出水面随波摇晃以外，看不到任何庄稼。辛勤劳动了一个冬春的农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急得象火烧一样。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穷苦人家早已揭不开锅了。而一小撮地主豪绅勾结贪官污吏，对十室九空的农民，不是逼租催粮，就是高利盘剥，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和掠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嘉定人民，是不会让那些地主豪绅任意欺诈的。斗争的怒火孕育在嘉定人民的心坎里，眼看一触即发。

这时，活跃在嘉定人民中间的会党组织叫罗汉党，首领是佃农出身的徐耀。徐耀身材高大，体强力壮，为人正直豪爽，机智灵活，专与地主豪绅作对，为穷人鸣不平，深受嘉定和邻县青浦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近年来，徐耀眼看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愈来愈残酷，穷弟兄

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加上受太平天国革命胜利的鼓舞，就以南翔镇为基地，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准备起义。

五月中旬的一天，正是南翔镇集市的日子，雨虽停了，天还是阴沉沉的。乡亲们肩挑柴草，手提鱼虾之类水鲜，纷纷涌到镇上，指望能换些粮食糊口。但是，叫卖的人多，购买的人少，即使能卖得几文钱的人，也由于粮商囤积居奇，拒绝出售大米，到头来还是落得个两手空空。

在大街东头圆拱桥边，有一个肩挑扁担、手拿粮袋的青年小伙子，愤然地对站在他身旁的一位老汉说：“这世道，狗官、奸商串通一气，硬是把我们往绝路上赶，可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等死，得由徐耀大叔给穷人作主了！”

面孔瘦削、两眼深深地陷入眼眶的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忿忿地说：“是呵，这年头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呀！”

正在他俩对话的当儿，大街上的人群突然向西涌去。两人随着人群，也去看个究竟。

他俩挤到大街正中的“嘉禾”粮店门前，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米铺的掌柜斥责道：“你们卖出来的米是什么样的米，高价、短秤，还在米里掺石子。我们穷人起早摸黑，砍点柴草，摸点鱼虾，是为了换点米粮养家活口。你

们这样做，心肠也太毒了！”

蓦地，只见身材高大，满面怒容的徐耀，一步跨上前去，揪住那个掌柜，以铜钟般的嗓音大声说：“傅文正，你们收租、放高利贷还不满足，还要低价收进粮食，高价出售粮食来盘剥我们，越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你们越是抬高粮价；越是大灾年，你们越狠毒。你们还让我们活命吗？！”

接着，人群中迸发出怒吼声：“轰它的，轰它的！”

傅文正的两腿瑟瑟发抖，一对三角眼在窥视着人群。他知道最近农民进城，轰大户、捣米铺已成风潮。万一惹怒了民众，那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忙陪着笑脸说：“大爷、大爷，是、是、是小的不对。”

徐耀猛地又是一声：“傅文正，再听着！告诉你们的大东家，你们若再这样黑心肠，我们就要捣毁你们的米店！”

说罢，徐耀用力一摔，傅文正一个踉跄，要不是前面的木桥栏杆，准得滚到河里去。

这傅文正是南翔镇上的一条地头蛇。他是专门给大德寺经管财产的。提起那大德寺，附近农民个个切齿痛恨。大德寺名为寺院，实际上是地主大庄园，它不仅有地产、房产，还有米铺、当铺。寺里当家和尚贯之，名为出家人，实际上是个鱼肉民众的大恶霸。他懂得点

医道，经常出入吴健彰的道台衙门，勾结官府，仗势欺人。徐耀同他是死对头。现在，徐耀在大庭广众之前惩治了他的管家傅文正，这可气坏了他。于是，这个贯之和尚赶忙跑到吴健彰面前诉说一番。接着，他就拿了吴健彰的一封亲笔信，赶到嘉定县找知县冯瀚，要求惩办徐耀。

冯瀚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因为他知道，徐耀是当地罗汉党的首领，也是上海地区小刀会的头头之一。假如派几个人去抓，不但抓不到，反面会挨一顿棍棒回来。他皱着眉，低着头，捧着水烟袋在堂屋里来回走着，想不出办



法来。

有个带瓜皮帽子、猴腮脸的乡绅开了口：“冯老爷，依我看，这帮地痞也太嚣张了，不狠狠惩治一下，我们可没法过了。”

贯之和尚接着说：“现在有吴老爷给我们撑腰，还怕这些穷小子们吗？”

冯瀚听到贯之和尚用吴健彰压他，知道这件案子不办不行了。

经过一番策划，六月的一天，冯瀚等一伙以商量减征钱粮为名，诱捕了徐耀等罗汉党首领六人，还诬蔑他们是抢劫大德寺的强盗。为了吓唬民众，贯之和冯瀚还把徐耀关在木笼里示众。

那时，上海地区各县各乡的抗粮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青浦农民曾火烧官府的粮船，冲进县城活捉了知县余龙光。南汇农民烧掉了官衙门的仓库。嘉定各乡农民的抗粮斗争也是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现在，县官竟然先下毒手，捏造罪名逮捕了罗汉党的首领。这个消息一传开，激起了农民弟兄们的满腔仇恨。罗汉党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来营救徐耀等人。

八月中旬一天大清早，嘉定县城门刚开，就从四面八方涌进来一千多个农民，他们手持铁镢、扁担、木棍和长矛，直冲县衙门。冯瀚还没起床，只听得大街上脚

步声很急促，他知道来势不对，猛想起活捉余龙光的事，不寒而栗。慌忙之中一个主意涌上心头：“‘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他来不及穿好外衣，把官印往怀里一塞，就从后院爬墙出去，一溜烟跑了。起义农民打开监狱，救出了徐耀等人。找遍县署，也没有找到县官，大家一怒之下就拆毁了县署。接着，起义军分成几路，到城内几个大地主家里，轰了一顿，叫他们把钱、谷交出来分给穷苦农民。真是大快人心！起义农民狠狠打击了城里的官僚、地主以后，又回到各乡。徐耀也回到了南翔镇。

这次嘉定武装起义，为上海小刀会起义打响了第一炮。它给大家作出了榜样。烈火遇上劲风吹。各县各乡的会党组织磨拳擦掌，都准备举义旗造反了！上海县城内外，大街小巷的墙头上，到处可以看到用毛笔大字写的“揭帖”，痛斥官僚地主，痛斥外国侵略者。人民革命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九月初，刘丽川派了小刀会首领之一王小林到南翔找徐耀等人共同商讨起义大事。青浦女首领周秀英也赶来参加。

秋天的夜晚，云高星稀。徐耀、周秀英、王小林等人悄悄地走进了南翔镇旁的仙神庙。那是个破旧的小庙，人们很少到那里去，主持香火的也是一名罗汉党弟

兄。所以，这个庙就成了罗汉党人的秘密议事场所。

众人坐定后，徐耀就请大伙谈各乡的情况。

南翔人阿孙兴奋地说：“自上次攻打嘉定城以来，我们是扬眉吐气了。近来，南翔一带罗汉党成员大大增加，来势好呵！”

接着，另一位罗汉党首领说：“冯瀚逃跑后，新来了一个叫郑扬旌的县官，也是个贪暴凶残的酷吏。郑扬旌这次带来百把个亲信，缩在城里，想伺机反扑。我主张马上再发动一次起义，给他个迎头痛击。这回我们要掌住印把子，不能再撤回来了。”

周秀英闪动着机灵的双眼说：“对！”接着，她介绍了青浦农民奋起抗粮的英雄事迹。她压抑住心头的激动，郑重其事地说：“发动起义掌大权，可是个关系全局的大事，我们应当好好商量一下。”

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有的同意立即发动起义，也有的主张先解决乡亲们吃的问题。这时，徐耀请王小林讲话。

二十岁出头的王小林环视了一下大伙，谦逊而利索地说：“大伙的主意都很好。起义的事，刘丽川大哥同上海县的几位弟兄再三考虑过，本来决定在今年冬天起义。因为每年冬天，清朝政府都要把各地征来的米、粮从上海运往京城。我们扣住米船，就可以切断清

政府京城地区的粮食供应。现在，根据打进‘团练’去的弟兄送来的情报，我们知道吴健彰衙门中储藏着的四十万两银子，即将运走。因此，我们决定提前起义，把这些银两夺过来，用来作为我们扩大起义的经费。”

王小林话音一落，大家都齐声说：“好！”接着，大家又马上把视线转向徐耀，希望他作决定。

徐耀果断地说：“关于起义的事，刘丽川大哥的决定很好，我们照办！但不知怎样安排？”

王小林接着说：“刘大哥也考虑了。想来个‘声东击西’。就是说先在上海城外举行起义，使官府手忙脚乱，然后再在上海城内正式发动起义。”

“妙计，妙计！”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徐耀兴奋得站起来，一拍桌子说：“这个打先锋的事就交给我们嘉定县好了。”周秀英也马上表示赞同。并且说：“到时候，我们来支援。”

经过商量，决定第三天就起义。会党首领们马不停蹄，赶紧分赴各地，通知会党成员和乡亲们，第二天日出卯时赶到仙神庙集中听令。

第三天清晨，仙神庙内外刀光剑影，广场上起义农民熙熙攘攘。他们手持长矛，短棍，铁镢，砍刀，很是威武雄壮。

徐耀身披大红斗篷，头扎白色绉纱，腰佩一把长剑，和徐耀在一起的还有其它首领。广场东头搭了个台，台前竖立着一面绿色镶黑边的起义大旗，台的两旁还挂着两只大灯笼，写着“义勇”二字。

不一会，徐耀转脸向站在他右边的王小林低声说：“秀英她们该来了吧！”

“来了，来了！”人群中迸发出一阵欢呼声。

果然，前面出现了长蛇般的行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女将周秀英。这时，乡亲们想起了前年周秀英在大石桥村塘湾桥上带头抗粮英勇杀敌的事迹和人们歌颂她的民歌：“女中英雄周秀英，大红裤子小紧身，手拿大刀百廿斤，塘湾桥上杀四门。”现在只见她身穿大红短袄，下着绿色肥裤，飒爽英姿，昂首阔步。紧跟在她后面的是二十多名年轻妇女，一色粉红短袄，个个步伐矫健。再后面，是拿着各式武器的大队人马。

徐耀、王小林等迎上前去。广场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鼓声。在鼓声、欢呼声中，起义军首领们登上高台。徐耀站在高台正中，面对台下欢呼着的起义军，高声说道：“乡亲们！我承各位首领推举，主持这次起义，大家务必齐心协力，杀尽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推翻清朝政府！”

说罢，徐耀转过头来对周秀英说：“你来讲几句！”

周秀英神采奕奕，心情激动地说：“乡亲们，在今天的起义大军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按照孔丘的规矩，我们妇女将永远被踩在脚底下，抛头露面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还诬蔑我们是‘小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今天，我们妇女和诸位大哥一起，齐心合力，起义造反了！我们就要给孔丘一点颜色看看。”

“秀英大姐讲得好！”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徐耀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浩浩荡荡的起义大



军在绿色大旗引导下，威武雄壮地从南翔镇出发。起义军为了迷惑敌人，就宣称要袭取青浦，并向青浦进发。但是在中途，起义军却绕道进军嘉定。

起义大军来到嘉定西门。守门清兵在前一天，已由罗汉党人做过工作。他们见起义军来到，连忙开了城门。起义军弟兄们斗志昂扬。只听得周秀英振臂高呼：“弟兄们，冲呀！”顿时，众弟兄姐妹挺枪挥刀，势如排山倒海，冲进城去。吓得清兵弃枪逃跑，抱头鼠窜。

县官的亲信听到“杀”声由远而近，飞跑到郑扬旌面前，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不好了！起义军已杀向衙门来了！”

郑扬旌来到嘉定县后，满想搞出些名堂来，弄个府台当当。但想不到没有几天，起义军又杀来了。他惊恐万分，命令清兵要拚死顶住。但是清兵只顶了片刻，就被起义军击溃了。郑扬旌只得混在人群中逃出了城外。

这时，衙门内外，欢呼声震耳欲聋。起义军的大旗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另一路起义军在王小林率领下迅速占领了其它城门。第二次嘉定起义又胜利了。全城一片欢腾。

四 巧 夺 上 海

“嘉定城被小刀会占领了！”

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象长上翅膀似地飞到了上海城。刘丽川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思潮翻腾，象滚滚东流的黄浦江水久久不能平静。正当他挥笔疾书，准备去邀请有关弟兄来进一步商讨进攻上海城的大计时，潘起亮和王阿祥、张阿滨、顾大翔等人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刘丽川兴奋地说：“各位弟兄来得真好呵！我正准备去请你们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鸟无头不飞，我们都来见大哥了。”弟兄们坐定后，相互祝贺攻克嘉定城的胜利。接着，周密商讨攻打上海城的计划。

刘丽川郑重地说：“上海在经济上对清朝政府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占领嘉定以后，清政府一定要调动大军来加强上海的防御力量，阻止起义军占领上海。所以我们要按照原计划，趁热打铁，进攻上海城，打他个措手不及。”

王阿祥充满信心地说：“清军腐败无能，我们不费吹灰的力气就攻下了嘉定。我看，今天就攻城，一举拿

下上海，使城内同胞早日脱离苦海。”

刘丽川说：“攻打上海是越早越好。但是，我们不能轻敌。现在，清军对上海城加紧防备，所以在策略上需要好好考虑。”

潘起亮提议说：“九月七日是清政府规定祭孔丘的日子。这一天，全城大小官员在黎明时都要到文庙去祭孔。我们选择这个时候攻城，好不好？”

“妙计！妙计！”各位大哥异口同声地称赞潘起亮的好主意：“选择这个时候攻城，一方面可以更有把握地占领上海，另一方面也是给孔丘一记响亮的耳光，真是一箭双雕呵！”

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刘丽川让大家分头去作准备，他自己也亲自去跟“团练”中的小刀会弟兄取得联系，告诉他们攻城计划，到时候里应外合，夺取上海。弟兄们听了，心里又欢喜又紧张。大家注视着城内外的一切动静，盼望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九月六日，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各路起义军头扎鲜艳艳的红巾，手持铮亮锋利的小刀，带着旗帜和器械，在城外三连塘汇合。众首领告诉弟兄们：这次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推翻清朝政府，惩办贪官污吏，使穷人有好日子过。进城后，对百姓财产要秋毫无犯。

深夜，刘丽川下达命令：“向北门、小东门进发！”弟

兄们的心呵，在激烈地跳动，好象要冲出胸膛似的。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向指定地点悄然前进。

上海城有六座城门，城外有一条护城河环绕着。河边芦苇丛生，有一人多高，吐出了隐红色的花絮。这里，正是隐蔽的好地方。小刀会弟兄们接近县城的时候，个个屏住呼吸，弓着身体，匍匐前进，赶到河旁埋伏起来。

这时，城内戒备森严，城上刀枪林立，不时听到大小官员登城巡视的吆喝声。

弟兄们压抑住心头的怒火，人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东方出现曙光。

天色接近黎明。登城巡视的清朝官员，见一夜平安无事，便放心地回署更换衣冠，准备到文庙去祭孔丘。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芦苇丛中，响起了阵阵“咯咯咯咯”的蛙声，仿佛为起义军插起了战鼓。守卫北门的“团练”中的小刀会弟兄见时机已到，就在城门上点起火把，作为行动信号。在城门旁边的弟兄们看到火光，连忙去开城门，只见一个清兵前来阻挡，弟兄们“霍”地一刀，将他砍倒在地。埋伏在附近的起义军看见信号，箭步飞身，一拥而进。一名起义军战士把一面鲜艳夺目的起义大旗插上了上海城楼。“团练”中小刀会弟兄

也纷纷用红巾扎头，加入了起义军队伍，那些清兵吓得目瞪口呆，降的降，逃的逃，狼狈不堪。

这时，天色还没大亮，街上不见行人。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县署挺进。天亮时，起义军包围了县衙。冲进衙门以后，只见第二道门前停着一座官轿，几个轿夫正在扎束号衣。起义军知道袁祖德还未出门，便一起冲了进去。打入袁祖德团练内部的小刀会弟兄也忙与冲进来的弟兄配合，吓得那清兵丧魂落魄，拔脚就逃。“袁祖德逃不了了！”起义军大声呼喊着。

准备上轿去祭孔的袁祖德被起义军包围在花厅中。

起义军厉声喝道：“袁祖德！赶快交出官印，向起义军投降！”

袁祖德妄图负隅顽抗，恶狠狠地说：“我袁某熟读孔夫子经书，皇上封我官职，赐我大印，不能交出。”

潘起亮听了这话，走上前去，用刀尖指着袁祖德，愤怒地说：“袁祖德！你读的经书，是孔丘毒害老百姓的歪道邪说，你说的清朝皇帝，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活阎王。你，就是他们的忠实奴才，你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杀害了多少老百姓，今天，你胆敢违抗，决没有好下场！”

在晨光中，袁祖德认出了潘起亮，便狡猾地说：“潘

起亮，二个月前你犯了罪，罚‘站木笼’。后来，本县看你年轻，把你放了。今日如此，真是忘恩负义！”

潘起亮火冒三丈，理直气壮地说：“袁祖德！你这个老狐狸，休想用孔丘那一套仁义道德来欺骗我。几个月前，你抓了我们十七名弟兄，诬加罪名，罚‘站木笼’，妄图杀害我们。后来，幸亏弟兄们跟你斗争，你才不得不把我们放出来。今天，我们起义，不是为个



人报仇，为的是推翻清政府，惩办你们这些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贪官，替老百姓报仇。老实告诉你，如果你不投降，我们就要你的命！”

“袁祖德不投降，就把他杀了！”几百个弟兄异口同声地怒吼着，几百双眼睛怒视着袁祖德，几百把小刀对准着这个大坏蛋。

袁祖德吓得浑身发抖。

潘起亮怒目圆睁，举刀高呼：“弟兄们，杀呀！”说时，那锋锐的砍刀，对准袁祖德的胸口，劈了下去。

弟兄们一拥而上，把多年的仇恨凝结在刀尖上，朝着袁祖德的身上猛戳。

一转眼，这个罪恶累累的家伙，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孔丘了。

劳动人民心连心，阶级感情似海深。起义军连忙打开狱门，救出了受迫害的苦难弟兄。

就在起义军攻进县署衙门的时候，那边，从小东门进城的千百名起义军，在刘丽川的带领下逼近了道台衙门。巷战时，两旁居民纷纷献出红布，给没有来得及准备红巾的弟兄作标记，让他们更好地战斗。

环城巡视回署的吴健彰，听到人声鼎沸，象涨潮时的江水一般，由远而近，知道大事不好，慌忙命令清兵：“开炮！开炮！……”

“轰隆！轰隆！”炮声胡乱地响了一阵以后，清兵们忽然把炮口转向堂上，对准了吴健彰。

“他们都是会党！？”吴健彰吓得面色如土。两旁亲信见情况危急，连忙把他扶到内署。

说时迟，那时快，起义军已冲进了道台衙门，象潮水般地涌了进去。

“活捉吴健彰！”大家愤怒地呼喊着重。

吴健彰这个“瓮中之鳖”，只得向起义军苦苦哀求：“饶命！饶命！”

刘丽川目光炯炯，怒斥道：“吴健彰！你这个清朝政府的狗官，往日，在百姓面前，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这些年来，你榨取了百姓多少血汗，帮助洋人贩进了多少鸦片烟，运走了中国多少白银？你真是罪该万死！”

吴健彰龟缩着头，抖作一团，连声说道：“只要你们留下我一条命，要什么我都答应。”

刘丽川轻蔑地瞧了他一眼，问道：“你搜刮来的四十万两银子藏在哪里？”

吴健彰声音发抖地说：“在……在库中。”

刘丽川斥责道：“吴健彰！今后你还敢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

吴健彰哭丧着脸，连声回答：“小的不敢！小的不

敢！”

“把你的官印交出来！”

“是！是！是！”

刘丽川对两个弟兄说：“把他关押起来！”

起义军兵分数路，乘胜消灭了守城的清兵。从攻城到结束，只花了三个小时，起义军就占领了整个上海城。各路起义军在北门胜利会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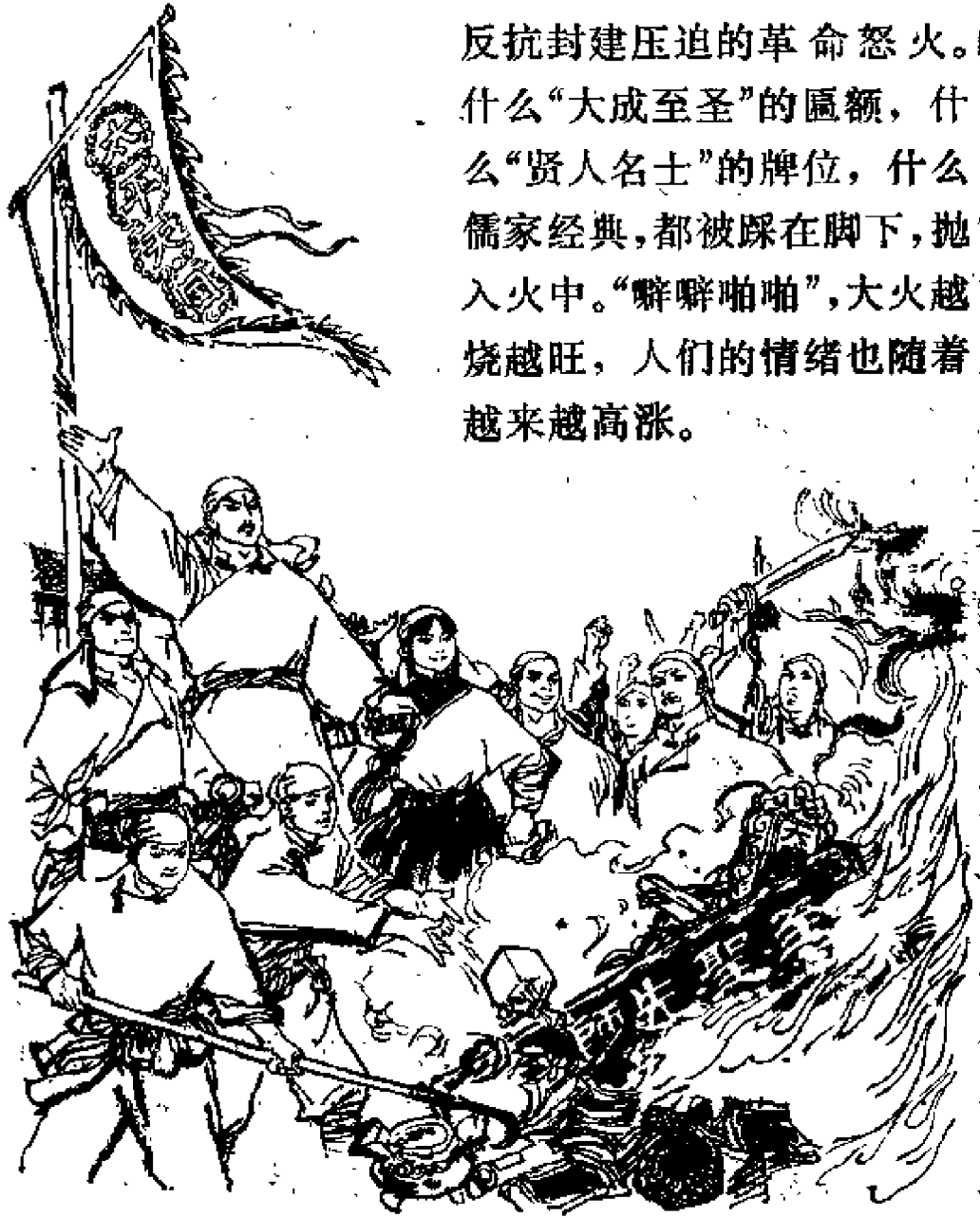
“砸文庙去啊！”中午时分，起义军战士和群众一起，呼喊着一路奔向文庙。一路上又有大批群众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

在文庙的大成殿里，一群战士正在捣毁孔丘的泥像和供祭祀用的礼器。一个中年的起义军对着孔丘的泥像怒骂道：“你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巧伪人，专帮那些地主贪官说话，你凭什么要我们出钱出谷供奉你！”说着，把一个绳套套在泥像的脖子上。十几名战士、群众都拉起了绳子，“轰！”地一声巨响，孔丘的泥像从台座上倒在地上，摔得粉碎。

文庙的明伦堂里，一群女战士带领着大批青年妇女，正在撕碎“贞节簿”，捣毁那些刻在墙上鼓吹“忠孝节义”的泥像。二千年来套在妇女头上的沉重精神枷锁，被造反的劳动妇女砸开了。她们起劲地砸烂一切象征着使她们屈辱、使她们比男子受更多压迫的东西，她

们把满腔仇恨变成斗争的烈火。

文庙的广场上烧起一堆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怒火。什么“大成至圣”的匾额，什么“贤人名士”的牌位，什么儒家经典，都被踩在脚下，抛入火中。“噼噼啪啪”，大火越烧越旺，人们的情绪也随着越来越高涨。



刘丽川、潘起亮等人站在大成殿的台阶上。潘起亮手拿两颗黄缎包着的大印，一颗是道台的，一颗是县官的。刘丽川向起义军战士和群众讲了话。广场上人山人海，有的站不下，就爬到墙头房顶上。

“弟兄们！我们起义军胜利啦！”刘丽川洪亮的话音刚落，广场上就掀起一片掌声，欢呼声。刘丽川接着说：“大家看！”刘丽川接过潘起亮手中的两颗大印，高高举起，“这两颗清朝官印就是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的大石头；那些被烧的孔孟经书就好比是毒害我们的鸦片烟。”说到这里，刘丽川把两颗大印交给一个战士投进火中。他继续激动地说：“我们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指挥下统一行动。从今天起，我们改用太平天国的年号，成立新县署，我们的大旗要绣上‘太平天国’四个大字，我们的印章要奏请太平天王授给我们！”

刘丽川讲完以后，人群沸腾起来了。锣鼓声、欢呼声如同春雷般轰鸣。儿童们跳起庆贺胜利的舞蹈，老人、妇女们端水送茶，非常兴奋。

革命的政权诞生了！刘丽川被起义军民推选为“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潘起亮等人被推选为将军。过去的文庙，成了起义军的元帅府。现在，文庙不再是官吏、儒生聚集的场所，而是起义军首领议事的地方了。人民享受了翻身的幸福，上海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五 为 民 除 害

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晴空万里，金灿灿的阳光洒向上海城。

座落在城隍庙旁的豫园，昔日是地主老爷的庭院，今天成了起义军的议事机构。园内园外，生气勃勃，分外动人。广场上，一队队起义军战士，操枪挥刀，精神抖擞地操练着。点春堂里，大元帅刘丽川，飞虎将军潘起亮和王阿祥、张阿滨、顾大翔等起义军首领正在商议制定爱护百姓、巩固政权的政策措施。会上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烈。有的提出要废除苛捐杂税。有的控诉粮商与农村地主相互勾结，进行贱买贵卖，剥削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罪行。有的说一定要把打击奸商、限定米价写在布告上。也有的根据群众揭发，指出起义军应当进一步制定法纪，打击清朝反革命残余势力，打击混入起义军的土匪流氓。……刘丽川仔细听着各位将领的发言，不时微微点头。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最后由刘丽川发言。他站起来说：“弟兄们从九月七日起义以来，纪律严明，没有发生



过抢掠侵扰百姓的事。起义一胜利，我们就宣布上海地区捐税豁免三年。但是，我们也看到，清政府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重新聚集兵力，勾结英、法、美等列强，伺机反扑。同时又派出了奸细与城内买办豪绅勾结，侵扰百姓，制造事端，破坏我军与老百姓的关系。还有那些奸商在不断抬高米价，欲置我们于死地，当铺还在利用过去老百姓典当的物品进行敲榨盘剥。这些事不解决，人民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起义军就不能在上海完全立住脚。刚才各位将领的建议，都很好，会后我们要

制订法令告诉全城人民。”

第二天，新县署的法令，在城内各个主要街道上张贴出来了。几个起义军战士负责向老百姓宣讲法令的内容。

人群熙熙攘攘，有码头上的工人，有作坊里的手艺人，有城外的农民，有穿长衫的读书人，也有戴瓜皮帽的商人。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关注着布告中的条目。

正当起义军战士宣讲豁免钱粮的法令时，一个头



发花白，面色憔悴，背已微驼，六、七十岁的老农民走上前来，他惊喜地问：“这是真的吗？”一名青年战士一面挽着老农民，一面笑着说：“是真的，老大爷。过去地主豪绅派捐加税，逼租催粮，闹得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卖儿卖女，冻死饿死。今天我们为穷人打天下，这天下就要实行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无人不饱暖’的章程。”老人面有喜色，可是他又说：“不过我们莲花乡姓王的地主说小刀会长不了。他直到现在还在逼租，还说一定要拿银元抵租。现在米店一再压价收购，我怕交不齐租，只好拿了破被和土布送到当铺，凑几个钱先交一部分租。”

老农述说的時候，有几个穿长衫戴瓜皮帽的商人悄悄溜走了。人群中的工匠和其他贫苦市民，对老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也纷纷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还揭发了地主豪绅暗中搞破坏的罪行。

大家正在议论起义军的法令的时候，一群头扎红巾、手持刀枪的女兵，押着一胖一瘦的两个人走过来。那胖的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瘦的却是起义军打扮，只是头上没戴红巾。两个人反绑着手，辫子拖到了腰下。领队的女战士大声喊着：“大家到东校场去呀，起义军要审奸细罗！”一个青年码头工人伸出粗壮的手一挥说：“走，看审奸细去。”人们呼啦一下向东校场涌去。

那位宣讲布告的战士，也挽着老农民向东校场走去。

东校场上，几十面军旗在迎风招展，台上坐着刘丽川、潘起亮等人。台两旁起义军战士手持长矛、大刀，威风凛凛地排列着，台前四个英姿飒爽的女战士持剑分别押着那两个跪在地上的人，台下人群如潮似海，人们踮着脚，不时跳起来，想看看起义军抓了什么人。

潘起亮站到台前，宣布审判开始。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潘起亮宣布，“今天要审判两个奸细，一个是莲花乡的大地主兼上海太隆米号店主王孝仁，一个是吴健彰的秘密奸细、‘团练’头子李孔。王孝仁在乡下逼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在城里又用高价将米卖给市民，牟取暴利。小刀会起义胜利后，王孝仁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抗新县署的规定，囤积大米，抬高米价。并且到处散布谣言，动摇新政权，实属罪大恶极！这个李孔是个地痞流氓，‘团练’头目，受清政府指派，竟敢混入城内，冒充起义军，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破坏起义军的威信，行迹恶劣。现在，”潘起亮一手一个把王孝仁和李孔拎起来示众，大声向广场的群众继续说道：“请大家看看，就是这两个坏蛋！大家如受过他们苦，知道他们罪的，可以上台揭发。”

台下顿时议论开来了。

一名青年码头工首先上台，一拳一个，把王孝仁、

李孔打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他揭发了王孝仁与码头上的工头勾勾搭搭，造谣惑众，不让码头工参加起义军的罪行。那位刚才向小刀会战士控诉地主罪行的老农民，也上台指着王孝仁说：“就是他，逼租逼粮，把我们种田人赶到了绝路上！”王孝仁趴在地上，抖缩成了一团。

接着，有位老妈妈在一个少年陪同下走上了台，她走到李孔跟前，抓住李孔的辫子一下就把他的头拎起来，老妈妈用愤恨得微微打颤的声音问：“李孔！你认得我吗？我的丈夫叫王阿宝，在你家做了四十年长工，后来被你家在寒冬腊月赶了出来，活活冻死在雪地里！你这个畜生，还想强抢我的女儿，我女儿不从，被你逼得上了吊！剩下我和外孙俩，你还不放过，三天两头来抢劫敲诈，你——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也有今天哇！”王大妈老泪纵横，边上的小外孙也举起拳头朝李孔身上打去。台下群众怒吼起来：“打死这两个家伙！”一个战士上前劝开了王大妈的外孙，让大家安静下来。

潘起亮站起来宣布：“王孝仁、李孔一贯欺压人民，上海起义胜利后，又与起义军为敌，甚至冒充起义军战士，挑拨我们与老百姓的关系。起义军早已宣布，以前欺压过老百姓，为清政府做过坏事的人，如果不再与我军为敌，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不思悔改，那一

定严惩不贷。王孝仁和李孔顽固不化，上海新县署决定，将王、李两人斩首示众，以平民愤！”台下立刻沸腾起来，新县署的决定，真是大快人心。

最后，刘丽川也站起来向大家讲话：“弟兄们，姐妹们！我们起义虽然胜利了，但是那些地主豪绅和清朝政府的大小走狗，是决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反扑。我们要继续扩大起义军队伍，现在规定十五岁以上的男女青少年都可以参军，军民要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反扑，迎接太平军！”

一散会，起义军就行动起来了。有的去接管奸商的米号，有的去当铺帮老百姓追回典当的物品，有的去搜查隐蔽的敌人。

几天来，报名参加起义军的人可多哩！那天第一个上台揭发王孝仁罪行的青年码头工首先报名参加了起义军。豫园门口，挤满了要求参军的人群。不仅有青年小伙子，连妇女、孩子也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起义军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还专门成立了“女兵营”和“孩兵局”。

一天，在“孩兵局”门口，只见那位揭发李孔的王大妈领着她的外孙兴冲冲地走了过来。刚巧刘丽川从里面出来，王大妈连忙走到刘丽川跟前。

刘丽川亲切地问：“王大妈，您来有什么事呀？”

老人指着小外孙对刘丽川说：“大元帅呀，这个孩子，人小志大，也要参加起义军，您就收下他吧！”

刘丽川问道：“他几岁了？”

大妈回答说：“十四岁了。”

刘丽川抚摸着孩子的肩膀，说：“你年纪还小，再长大些来好不好？”

孩子呶着嘴，流着眼泪说：“不！我人小力气大，能做许多事。我的爷爷和爹、妈都是被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逼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刘丽川听了孩子的话很感动，但是他接着说：“你加入了起义军，你外婆让谁照顾呢？”

王大妈连忙插上去说：“大元帅呀，我有乡亲邻居照顾，您放心。孩子在你们这里，有弟兄们照顾，我也放心！”

刘丽川笑了笑说：“大妈的话，我们只能听从了。”又转过头问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秦虎！”孩子马上回答。

刘丽川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领他到主管孩兵局的一个将领面前说：“这孩子叫秦虎，他坚决要求参军，就给他写上名字吧！把孩兵编在一起，教他们练武、读书。”这时秦虎破涕为笑，跳跳蹦蹦地跑进了孩兵局。

起义军的法令，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新政权

在不断巩固。起义军非常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派人从常熟运粮食到上海，打击不法粮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们命令当铺退回贫苦市民被迫典当的东西，保证正常商业的经营。起义军还用奖励军功的办法，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坏人，打击搞破坏活动的敌人。郊区的农民为了支持起义军，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粮食、蔬菜、土布运到城里，供起义军吃用。许多农民还主动跑来报告清军的活动情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政权一天比一天巩固，起义军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



六 连克四城

元帅府里灯火通明，刘丽川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桌子上，放着一张标有红、黑两色箭头的上海形势图。经过周密研究，小刀会制定了迅速扩大起义军占领区的计划。

刘丽川放下手中的朱笔，庄重地站起身来，看了一下众将领说：“小刀会在上海、嘉定的胜利，还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前程艰险，任重道远。现在我们只有乘清政府仓皇失措之际，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才能保住我们的胜利成果，早日与天京联成一气！”

“对，我们要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将领们兴奋地说。

“元帅，快发命令吧！”潘起亮忍不住站起来要求说。

刘丽川有条不紊地布置了战斗任务：王阿祥带领三千弟兄，进攻宝山；张阿滨两天以后带领起义军渡过黄浦江，夺取南汇和川沙。王小林负责联络徐耀和周秀英，攻取青浦。潘起亮在上海训练军队，筹备军粮，

等待时机进攻太仓。

潘起亮一听，高兴地说：“派我进攻太仓？太好了！”

刘丽川看着潘起亮严肃地说：“你这个任务很重呀！太仓西通苏州，东保嘉定，进可以直取‘江南大营’，退可以保卫上海县城，是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小刀会如果在太仓站住了脚，就可以占领苏州、常州，一直打到镇江，会合太平军！到那时候，江苏百万父老姐妹们就可以过上有饭同吃、有田共耕的好日子了！”

“元帅，说得对！”潘起亮激动地说。

刘丽川接着又说：“起亮，清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太仓的。我们不能只有成功的打算，而没有失败的准备啊！”

“元帅！”潘起亮自信地说：“请你放心，防守太仓的清军是些乌合之众，他们是打不过我们的。”

“不过，”刘丽川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你看清政府的‘江南大营’，就在常州城北；苏州、昆山一带；又驻扎着江苏巡抚许乃钊的军队，我们攻打太仓，他们必然会倾巢而出前来支援；太仓城内的那批土豪劣绅，也必然会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要多加小心呀！”

“刘大哥！”潘起亮激昂地说：“纵有千难万险，起亮也要与太仓共存亡！”

“不！”刘丽川坚定地说，“小刀会起义方兴未艾，每

一个弟兄都是太平天国的宝贵财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意气用事，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元帅！”

“万一情况发生变化，你必须当机立断。以保存我军实力为要！”

“是！”潘起亮毅然回答。

众将领斗志昂扬地走出大殿，分头行动。

一八五三年下半年，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

九月九日，王阿祥率领的小刀会起义军胜利攻克了宝山县城。“太平天国”的鲜艳旗帜，插上了宝山县四门城楼。

九月十日，起义军进攻南汇。清朝官兵闻风窜逃，第二天早晨，小刀会胜利地占领了县城。

九月十三日，张阿滨攻占了川沙。

九月十六、十七两天，周秀英、徐耀巧夺青浦，县官余龙光畏罪自杀。

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城，上海军民欢欣鼓舞，斗志更加旺盛。驻防西门的军民听到消息以后，还特地组织了一次“龙灯会”。他们踏高跷，调龙灯，舞狮子，鞭炮声夹杂着锣鼓声，上海城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人群中，阿明老人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巧夺青浦”的经过。他越说越兴奋，花白的胡子也颤动起来。

“中秋节那天，一大早，秀英姑娘换上一身红衣红裤，头包一方蓝巾，肩背一只香袋，带领二百多名化装成香客的弟兄姐妹，赶到了青浦县城北门口。天还没大亮，城门就被大家擂得‘嘭嘭’响。秀英一挥手，大伙叫道：‘辰光到啰！’秀英一点头，大家齐声叫：‘开门烧香噉！’哈哈，三句二句就把城门叫开啦！”

“明爷爷，城门还能叫得开吗？”一个十来岁的胖孩子诧异地问。

“傻孩子。”阿明老人笑哈哈地抚摸着胖孩子的头，接着说：“当然得有人开罗！看守城门的‘乡勇’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小刀会派进去的弟兄！这位弟兄一听外面喊声整齐，有节有拍，跑上城楼一看，领头的正是一位红衣红裤小紧身的姐妹，心中早有数了。他三步并做两步，刚要动手开门，忽然听见身后有人惊异地喊：‘喂，谁敢开门？’这位弟兄回头一看，原来是县令余龙光。只见这弟兄从容不迫，向前一步，禀报道：‘报大人，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县郊乡民进城烧香，年年都是提早开城门的。’

‘城外嚷嚷什么，是不是乱民攻城？’余龙光紧张地问。

‘小的早已登城察看过，乡民们个个身背香袋，手持香烛，是求神拜佛的样子。’

‘那——，那为什么喊得这样响？’

‘大人，乡民们烧香心切，鸡叫头遍就等在门外了，入秋天寒，大概等得心焦了吧？’

‘唔。’余龙光这才放心地走开了。

余龙光一走，我们这位弟兄立刻打开城门，二百多个弟兄姐妹拥进了青浦城。他们假装探亲访友，烧香逛街，察看了各处地形，了解了清军的布防情况。第二天，徐耀将军率领的大队人马一到，里应外合，只不过一顿饭功夫，青浦城就是我们的了！”

“那个县官呢？”胖孩子又问。

“余龙光这个害民贼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

“该、该、该！”胖孩子又跳又笑，忽然又问，“明爷爷，你又没去打仗，怎么都晓得的呀？”

“这孩子！”阿明老人自豪地说：“告诉你，那个开城门的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二侄子顾大鸿！”

听完阿明老人的讲述，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突然，城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一忽儿，一位身披金黄色战袍的将军骑着一匹雪白的战马驰进了西门。紧接着，其它几位将军也骑着马奔驰而来。阿明老人一眼认出第一位将军是潘起亮。潘起亮风尘仆仆，两只英俊的大眼里布满了红丝，脸色沉重，匆匆穿过人群，向文庙驰去。

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潘将军回来了！”

“太仓情况怎样了？”

果然不出刘丽川所料，防守太仓的清军听说小刀会要攻打太仓，立即向苏州、常州一带的清兵求援，那里的清兵倾巢而出增援太仓，使起义军受到了挫折。太仓城得而复失。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九月十一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逼近太仓。战士们的红巾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分外鲜艳。小刀、长矛、利剑、砍刀，熠熠闪亮。行列中，八名魁梧的战士抬着一门轻型小炮，乌黑的炮口威严地对着太仓方向。最后，一抹夕阳的余辉在西边淡淡地消失了。这时，浩浩荡荡的队伍已经进入了太仓县境。

起义大军一到太仓县境，贫苦农民立即组织起来，撵走了清朝大小官吏，严密监视地主恶霸的行动。少壮青年们还头裹红巾，手持锄头铁镢，加入了起义队伍。离太仓不远有个陆店镇，更是灯火辉煌。乡民们象过新年一样，喜气洋洋地欢迎起义军。起义军一到陆店镇，人民就主动拿出灯烛、火把，给起义军夜里行军照明用。一些大伯、大妈还把鸡蛋、年糕、粢饭糰等干粮塞进起义战士的衣袋。在沿途人民的支持下，大军第二天一早到达了太仓城外。



嘉定起义军得到潘起亮向太仓进军的消息，也抽出一千人，由王小林亲自带领，由东向西朝太仓靠拢。太仓城内的地主、豪绅见两支大军进逼，闻风丧胆，逃窜一空。知州蔡映斗狗急跳墙，一面派奸细出城，向昆山和苏州一带清兵求援；一面收罗地痞流氓，妄图作垂死挣扎。中午，起义大军攻破南门，两千名战士象潮水般涌进了太仓县城。王小林也由东门攻入，两路大军在县署门口胜利会师。蔡映斗一见大势已去，

慌忙带了几个亲兵从北门逃走了。太仓城头，升起了太平天国的彩色大旗。

苏州、昆山一带的清军得到太仓失守的消息，立即集结力量，反扑过来。江苏巡抚许乃钊派吴县知县丁国恩率领六千清兵，直奔太仓。那些从太仓城内逃往邻近各乡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组织“抚勇队”、“还乡团”，配合清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守太仓的小刀会弟兄，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与县城共存亡。将领王小林脱了战袍，手持双刀，要求率五百弟兄出城去迎战敌人。在这关键时刻，主将潘起亮想起了刘丽川的嘱咐：“以保存实力为要！”他毅然决定大军撤离太仓，暂时退到嘉定。十三日，太仓重又失陷。

太仓失陷，嘉定就暴露在敌人面前了。为了夺回这一战略要地，潘起亮、王小林两人十六日又率大军从嘉定出发，分别由水、陆两路再攻太仓。但这时，许乃钊已从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中派出了更多的兵力，亲自统率，奔赴苏州、昆山一带。这样，驻守太仓的清兵大大加强。清兵据守在城墙上，居高临下，扼守水路，层层设防，太仓城头还安置了从天京城外调来的重型大炮，使起义军很难靠近县城。王小林率领弟兄们拚死强攻，不幸中弹阵亡。潘起亮见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伤亡太大，不得不放弃了攻占太仓的计划。

潘起亮急忙返回上海，向刘丽川汇报了两攻太仓的经过。说到王小林中弹牺牲的时候，潘起亮悲愤地说：“元帅，清兵号称一万，实际上乃是一堆枯木朽株！请元帅再调给我二千弟兄，数门重炮，我一定为小林兄弟和牺牲将士报仇，夺回太仓！”

“我愿意配合起亮兄弟作战！”王阿祥也坚决地说。

刘丽川神色严峻地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

“形势发生变化，我们不能硬拚！”

“元帅！”潘起亮接着说，“那么小林兄弟就这么白白地牺牲了吗？”

“不！牺牲的弟兄虽死犹生！你们看，”刘丽川展开桌上的地图，指着图上那支从镇江向上海直插过来的黑色箭头说：“这是‘江南大营’调来的数千名清军。小刀会攻占上海，就象一把刺刀扎进了清政府的心脏。最近的几次大战役，又造成了上海小刀会与天京太平军主力南北呼应、互相支援的局面。太仓一战，迫使清政府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围攻我们，实际上是分散了‘江南大营’的兵力。这样，天京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起亮兄弟！”他兴奋地提高声音继续说，“我们小刀会的弟兄，抛头颅、洒热血，实际上是为天国出力，我们早已参加了天国的战斗了！”

潘起亮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神色豁然开朗：

“元帅，我明白了！”

一匹战马急驰过来，一个小刀会战士跨下马来，气喘喘地跑进来报告说：

“据我们了解，吴健彰已从广东招募沙船（木帆船）四十余艘，明天就将驶抵上海。美国公使马沙利将亲赴吴淞口迎接吴健彰，并决定移交一船军火。”

“什么？”潘起亮吃惊地说，“吴健彰不是被我们抓起来了么？”

王阿祥愤怒地告诉潘起亮说：“你去攻打太仓的时候，美国侵略者把这条走狗偷劫出城了！还抢走了我们一船军火！”

“这个卖国贼！”刘丽川一拳擂在桌子上，“真又卷土重来了！弟兄们，准备更艰巨的战斗吧！”



七 卷 土 重 来

落水狗爬上了岸，吴健彰卷土重来了。

“欢迎阁下重返上海。”美国公使马沙利站在吴淞口码头上，一副救世主的神气，把手伸给吴健彰，傲慢地说：“我们希望阁下重振旗鼓，早歼叛党，为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当然，当然。”吴健彰不住地点头，作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说：“卑职承蒙公使救助，化险为夷。公使犹如我再生父母，当永世不忘。请公使看——”他遥指着陆续靠岸的四十几艘沙船，得意洋洋地说：“卑职在广东招募水勇一千。上海反叛，指日可歼！”

马沙利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脑海里浮现出不久前求见刘丽川的情景。

那是小刀会占领上海后的第三天。潜伏在县城北门外美国教堂中的间谍——晏玛太牧师跑到马沙利的住处，报告说吴健彰没有死，关押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马沙利一听非常高兴，立即召开会议，商量如何营救吴健彰。

“依我看，”一个趾高气扬的武官说：“立即组织义勇队，炮击叛党，冲进县城，把姓吴的抢出来！”

晏玛太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上尉您不知道叛党的脾气。这批中国人跟清朝官吏不一样，他们会一怒之下，把吴健彰杀掉，然后把炮口转向我们。上帝保佑，这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啊！”

“牧师高见。”马沙利搓搓手，说：“目前我们还不能使用武力。理由是：一，镇江清军虽已向上海进攻，但一路上被暴民层层阻拦，进展缓慢，而叛党却主动攻击附近县城，气势正锐，如果仅仅我们美国出面干涉，损失太大。我们不能这样干。”他狞笑了一下，接着说：“第二，我们现在打出中立的旗号，会迫使清政府以更大的代价求助于我们，哼，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外国侵略者们发出一阵狰狞的笑声。领事金能亨伸过鹰勾鼻子，轻轻地说：“我有一个计划，危险最小，收效最大。先由公使出面交涉，向叛党索讨吴道台；万一不行，再由史密斯和霍尔……”

午饭后，马沙利换上一身便服，先到旗昌洋行找到美国间谍史密斯和霍尔，布置了任务，然后随晏玛太从北门进了上海县城。他们东张西望地窜过几条大街，向元帅府走去。到了门口，马沙利掏出名片，向小刀会

战士要求进见刘丽川。

一位年纪约十六、七岁的少年战士严肃地说：“不行！元帅正忙，现在不接见。”

“咳，我们是美国人啊！”

“美国人也不行！”小战士毫不畏惧地说：“先在门口等等，到时候叫你们进去。”

马沙利和晏玛太无可奈何地倚着门口那两只石狮子坐了下来。直到太阳偏西，小战士才领他们进去。

走进元帅府的议事厅，马沙利两眼辘辘一转，只见五、六位将领中间，站着一个中等身材，须眉浓黑，双目炯炯的人。他头裹红巾，身披大红战袍，腰挂三尺长剑，气态轩昂。马沙利想起晏玛太的描述，知道这人就是刘丽川了，急忙跨前一步，两腿一直，作了个立正姿势，自报道：

“美利坚合众国驻沪公使马沙利，进见大元帅阁下。”

晏玛太笑容可掬地跟上说：“元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日之间，占领了上海，我公使对此表示十分钦佩。今天特意登门拜谒，真诚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对贵军将士的一片友情。”

刘丽川不卑不亢，铿锵有力地说：“清朝政府卖国害民，我小刀会顺应天国，服从天王，把上海从清政府

手里夺回来还给上海人民，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天国理想。贵国只要严守中立，不暗助清朝政府，我们就表示欢迎。”

晏玛太尴尬地讪笑几声，马沙利一时也无言可答。刘丽川身旁一位将领追问：

“你们到底来干什么？快说。”

“呃——！”马沙利吞吞吐吐地说：“贵国双方交战，我们绝无插手之意。只是，呃——我们美国人最讲人道，听说前任道台吴健彰现由贵军关押着，出于人道，呃——我美国领事馆愿将他带出城外负责保护。”

“什么？！”一位将领一拳擂在桌子上，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想救出吴健彰？这办不到！”

“将军息怒。”晏玛太讪讪地说：“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孙，我们应该宽恕。中国的先圣孔子也提倡‘仁政’，他说过，要‘爱人’……。”

“牧师先生！”刘丽川厌恶地打断晏玛太的说教，大义凛然地说：“吴健彰在任数年，横征暴敛，逼死多少人命，这，就是他的‘仁政’！他对内如狼似虎，对外卖国求荣，罪恶滔天！我们必须把他押送天京处置。本军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马沙利气得发抖，把眼睛一瞪，威胁说：

“吴道台是我们美国人的朋友，你不放他，后果由

谁负责?!”

“哈哈!”刘丽川放声大笑,豪迈地说:“上海县城已被我们占领,上海军民众志成城。有谁敢自投罗网,管叫他有来无回!”

“元帅阁下,”晏玛太见硬的不行,便轻轻地说:“为了使道台的灵



魂得到安息，请让我见他一面，为他作最后的祈祷吧！”

“送客！”刘丽川一声令下。

“走！”小刀会战士大喝一声。马沙利和晏玛太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大门。

现在，马沙利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脸上火辣辣地发起烧来。他来回地在码头上走着。吴健彰见马沙利不说话，心里忐忑不安，脑海里也勾起了一段回忆：

那是吴健彰被小刀会关押起来的第三天，夜深了，吴健彰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长吁短叹，惶惶如丧家之犬。突然从墙脚狗洞里传来低低的呼唤声：“道台先生，从洞里钻出来，钻出来！”接着，从外面塞进来一个包裹，吴健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套破衣裤，一顶破帽子，和一把黑布伞。吴健彰心中大喜，急急忙忙地换上这套衣服，一头钻进狗洞，从里面爬了出来。他抬头一看，洞口站着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蓝眼珠，鹰勾鼻，正是旗昌洋行的史密斯和霍尔。吴健彰连忙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当天深夜，吴健彰逃进了晏玛太的教堂。第二天，金能亨又把他带进美国领事馆。几天以后，在马沙利的护送下，吴健彰登上了开往广东的外国船。……

回想起逃跑时的情景，吴健彰直到今天还胆颤心惊。他紧追马沙利几步，谄媚地说：“我姓吴的又回来了！这次我要……”说到这里他真想直起腰，挺起胸来。但一看眼前站着的洋大人，他又低下了头。

马沙利看到吴健彰那一副缩头缩脑的窝囊相，真恨不得踢他两脚，出出气。但转而一想，美利坚合众国在远东的事业，不正是需要这种人吗？要是中国人个个象刘丽川那样，我们还有立足之地吗？嗯，救出这家伙还是有用的。于是，他对吴健彰说：

“道台，这一千人恐怕不管用啊！”

“啊？”吴健彰诚惶诚恐地说：“我是花了三、四万两银子雇来的呀！这里面有人懂得新式战法，每人每天我要付五十两银子哩！”

“哼！”马沙利不禁又轻蔑地哼了一声。他指着那些行不成列，队不成伍，乱七八糟涌上岸来的“水勇”狠狠地训斥吴健彰说：“光靠他们不行，要立即会合镇江方面的正规官兵，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懂了没有？……”

“懂，懂了……”吴健彰说着连连点头。

“道台大人，”马沙利忽然话锋一转，“战争是武器的竞赛。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吧？”

“清楚，清楚。”吴健彰连忙顺水推舟地说：“公使先

生,请多多调拨火枪火炮,帮助我们全歼叛匪,报仇雪恨。”

马沙利为了勾结清朝政府,从中国捞到更多的好处,装出一副慷慨的姿态说:“军火包在我身上。上次,我们卖给你的那船军火,不是被叛军俘获去了吗?可是在阁下赴广东时,我们美国官兵又把军火夺回来了。那一船枪炮加上航行图,明天就如数奉还。”

吴健彰咬牙切齿地说:“有贵国政府给我吴某撑腰,我一定让上海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乌云如铅,紧紧地压在上海城的上空。一阵狂风过后,豆大的雨点打得树叶哗哗作响,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北门一派备战的紧张气氛。广大居民和小刀会战士一起头戴竹笠,身披蓑衣,正在修建炮台。阿明老人带着一批青年人也在搬运石头。几个小伙子和小刀会战士一起,把一门大口径火炮拖上城头。炮上盖着崭新的油布,炮筒裹着蓑衣,炮口上还套上了一顶竹笠。

一阵甩鞭的响声,压过哗哗大雨。只见一辆辆马车,满载着粮米蔬菜,浩浩荡荡地驶进了北门。这是小刀会弟兄通过敌人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从外地买来的。阿明老人欣喜地看着大车驰往县署仓库,转身对

一个刚放下石块的年轻小伙子说：

“小兄弟，新县署真为老百姓着想啊！你看看，几天功夫，从常熟、昆山买了这么多的粮食！”

“大伯说得对。”战士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雨水，笑着回答，“刘元帅想方设法为老百姓筹集粮食，实在是费了不少心血啊！”

秦虎和几个小战士抬来满满一桶热姜汤，一边舀给大家，一边说：“买粮食可不容易呀！地主和商人为了提高粮价，牟取暴利，有粮不肯卖，广大穷弟兄们倒是大力支持我们啊！”

旁边一位小战士说：“是呀！昨天，宁波双刀会弟兄也送来了一千多斤大米，还有几百把快刀利剑。”

秦虎自豪地说：“有这么多弟兄支持我们，小刀会一定能胜利。”

“说得好！有志气！”阿明老人竖起大拇指夸奖道。军民齐声欢笑起来。

傍晚，天色转晴，北门炮台象巨人一样屹立在城头上。炮筒擦得铮亮，四名战士守在一旁。参加修筑工事的军民刚收起斗笠蓑衣，忽然看见快马载着一名战士从北门飞驰而来。阿明老人一眼认出骑在马上的是顾大翔。他大声呼喊：“大翔！大翔！”

顾大翔勒住马，痛心地说：“阿叔！嘉定失守了！”

“什么?!”人们大惊。阿明老人急促地问：

“守嘉定的弟兄们呢?”

“弟兄们已经撤离嘉定，正向上海进发，不少弟兄为了掩护撤退，在巷战时阵亡了，大鸿哥，他——牺牲了。”顾大翔说着，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一个小刀会战士满面泪水，振臂高呼：“杀往嘉定，为死难弟兄报仇去啊!”

“弟兄们!”洪钟般的声音在城头响起。人们抬头一看，只见刘丽川头裹红巾，身穿红袍，站在炮台上。原来他是来迎接嘉定起义军进城的。他神色坚定，慷慨激昂地说：“父老姐妹们!嘉定失守，上海顿时失去了屏障，我们今后的斗争更加艰巨了!目前，清兵分水陆两路，向我们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为了配合太平军主力的西征北伐，我们上海五万军民必须坚守四门，拒敌于城外，拖住清兵，用我们的血肉保卫上海!”

“用我们的血肉保卫上海!”怒吼声直冲云霄。

“弟兄们!”刘丽川愤怒地说：“嘉定失守，是因为城内出了奸细。土豪贯之、儒生傅文正之流，潜伏在城内，刺探军情，暗送情报，今天一早，这批奸细见嘉定南门兵力薄弱，就放火炸毁了那里的火药仓库，乘机打开城门放进了清军，使嘉定重又陷入敌人手中。父老弟兄

们：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严防内奸！”

这时城外尘土飞扬，突围出来的嘉定起义军在徐耀和周秀英的率领下开进了上海城。

三天之后，宝山、川沙、南汇、青浦四个县的起义军按照指挥部的决定，也主动撤到了上海。

英勇的上海保卫战即将开始了。



八 巍然不动

九月底，清军“江南大营”帮办、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伙同按察使吉尔杭阿，率“江南大营”数千名清兵和苏、昆一带的地主武装，号称“一万大军”，开抵上海。吴健彰闻讯赶来会合，还仗着美国主子的帮助，添了几艘大型战船，把黄浦江东岸的江面封锁起来。许乃钊为了造成对上海县城南北夹击的钳形局势，除了将主力驻在新闸地区，组成“北营”之外，还在南郊龙华建立了“南营”，妄想困死上海城内的五万军民。

可是，在起义军和上海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清军企图扼杀小刀会起义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从九月到十一月，两个月过去了，小刀会起义的大旗仍然在上海四门上空高高飘扬。

初冬的一个清晨，大雾弥漫。

黄浦江上，一片混沌。太阳渐渐从东岸升起，在迷离的雾气遮蔽下，只现出一个乳白色的光圈。东岸清军的四、五十艘大小船只，在大雾之中逐渐消失。

东门城墙，巍然矗立。了望台上，刘丽川、潘起亮、

徐耀、周秀英等将领正在眺望江面。

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了寒雾。刹时间，浓重的雾霭只剩下了一层轻柔的白纱，淡淡地覆盖在黄浦江上。刘丽川再一次举起手中的望远镜，凝望东岸。只见清军水营中，十几艘战船列成单行一字形，其余船只由那艘头大腰圆的“克隆”号率领，正朝着下游缓缓驶去。

“奇怪。”潘起亮自言自语地说，“清军船只为什么忽然离城远去？”

“岸东的十几艘敌舰也好象在起锚。”王阿祥补充说。

刘丽川沉思了一会，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周秀英。周秀英举起望远镜遥望江面。

“清军难道要撤离？”潘起亮又疑惑地问。

周秀英放下望远镜，果断地说：“不对，清军正在准备攻城！你们看！”她把望远镜拿给潘起亮，接着说，“东岸船只已经把船头调向西岸，这明明是等候命令发动进攻的阵势！”

刘丽川赞许地点了点头，转身吩咐秦虎传达命令，四方炮台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这时，潘起亮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克隆’号又为什么带走了大部分船只呢？”

刘丽川胸有成竹地说，“吴健彰这条老狐狸，又在搞鬼了！”

“报告！”一个小刀会战士领着一个老妈妈说：“这位大妈刚乘舢舨渡过江来，要求见元帅，有事相告。”

大家认出，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就是二个月前在东校场上控诉地主豪绅，后来又送外孙参军的王大妈。潘起亮迎上前去，亲切地说：“大妈辛苦了！”

王大妈拉着潘起亮的手，指着黄浦江东岸，向刘丽川报告说，“吴健彰这个狗东西，昨天晚上象发了疯一样，到我们浦东各乡强拉了几百个民伕，连夜就把炮弹、火瓶什么的，装了四、五十条船。‘克隆’号船上的头目还神气活现地说，一天之内就要拿下上海！元帅，你们可要早作准备呀！”

“多谢大妈！”刘丽川感激地对老人说，“您带来的消息很重要！小刀会将士一定痛击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决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大妈您看，”潘起亮指着黄浦江西面的布防说，“我们早已严阵以待，只等吴健彰自投罗网了！”

东门炮台，如雄狮般蹲伏在黄浦江边。五门钢炮，乌黑发亮，威严地伸向前方。炮台两旁的炮垒中，战士们倾身伏在工事后面，警惕地监视着江面。江岸西面的民船中，还夹杂着几艘伪装好了的起义军的战船，战

士们正在准备抛锚起航。

王大妈看后，兴奋地对刘丽川、潘起亮等人说：“我这就放心了！浦东乡亲们盼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王大妈刚下城楼，秦虎跑来报告说：“孩兵局巡逻小分队在东门外活捉了一个清兵，据他自己说，是从清军水营中逃出来，送情报的，他说话躲躲闪闪，还要求面告元帅。”

“把他带上来。”刘丽川命令道。

不一会，两个小刀会战士押着一个尖下巴、三角眼的家伙走过来。刘丽川把这个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厉声问道：

“吴健彰派你来做什么？快说！”

这家伙心慌意乱地说：“小人不是派来的，是自己跑来的！有重要军情报告元帅！”

“那么你就快说！”

“昨天吴道台，不，不，吴健彰接到镇江密令，说是江南大营遭太平军主力的围攻，情况紧急，要吴健彰立即调拨战船开赴镇江援救，现在由‘克隆’号带队，船队正在调离上海。”

“哼哼。”刘丽川冷笑一声问：“你在清军水营里担任什么官职？”

“小人是无名小卒，普通水勇，不是官儿。”

“我问你，镇江密令，你这个普通水勇，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

“啊！”奸细瞪目结舌，“我，我……”

“来人！”刘丽川大喝一声，“把这个谎报军情的奸细斩了！”

“是！”秦虎“嗖”地一声抽出小刀。

“饶命啊！”奸细跪在地上连声说：“我是受人指使，身不由己哇！”

刘丽川威严地说：“快说！吴健彰为什么派你来？”

“我说，我说，”奸细连连叩头，“吴健彰让我假装投降，谎报军情，欺骗元帅，麻痹斗志，还叫我在大东门联络其他人，伺机放火。一待起火，‘克隆’号立即返航攻城。事成之后，吴健彰说是要赏我白银五百两。”

奸细说完，刘丽川命令秦虎：“把他押下去，继续审问。”

秦虎带走奸细以后，刘丽川和众将领说：“吴健彰诡计多端，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这样……”

元帅和将领们商量着对策，大家会意地笑了起来。

大东门外，黄浦江沿岸，是一个繁华的闹市区。街市尽头，有一个广阔的空地。秦虎和几十个小战士从各处收集起柴爿、烂纸，一顿饭工夫，破烂杂物就堆成

了一座小山。秦虎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本发了黄的《论语》当引火柴，“蓬”地一声，刹时间，大火冲天而起。

“父老弟兄姐妹们！”孩兵局的小战士敲着锣喊道：“吴健彰马上就要攻城了！东门内外，要打仗了！大家不要外出，严防内奸，躲避流弹，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起火了！起火了！”吴健彰站在“克隆”号的船头上，看到东门外一股烟柱滚滚而上，欣喜若狂。他立刻跑上甲板，大喊：“回去，开回去！大家听着，升官发财的时候到了！打进上海城去！”

“呀——”清兵们大声嚎叫着，乱作一团。

“克隆”号全速驶向大东门，一路上不停地放炮壮胆，而后三、四十艘大小船只也无目的地开枪放炮。两岸老百姓的房屋中弹起火，黄浦江面涌起浊浪。吴健彰得意地站在船头上狞笑着。

东门炮台上，周秀英紧握钢炮火绳，潘起亮怀抱一发炮弹。众将士怒目直视江面，严阵以待。

“克隆”号转舵驶向西岸。停泊在浦东的那十余艘清军战船也急匆匆地横渡过来。一个清军炮手跑上甲板，向吴健彰报告说：“道台大人，钢炮射程已抵东门外闹市区，要不要继续轰击？”

吴健彰瞪眼大骂说：“混蛋！什么闹市静市？不扫平外围障碍，怎么攻得下东门炮台？给我轰！”

“轰隆隆——”炮弹象暴雨般向密集的居民住宅、大街闹市倾泻下来。黑烟乱卷，烈火冲天。商店、房屋，顿时化为一片灰烬。无辜的东门人民，扶老携幼，从火海中奔逃出来。繁华的上海东门，顷刻之间化作一片瓦砾。

清军战船争先恐后地靠向东岸，数百名清兵登陆，窜入烈火未消的东门街巷，见人就杀，见物就抢，东门闹市的商店、钱庄顿时被抢劫一空。

吴健彰看到这种情景，不可一世地说：“刘丽川，今天你终于中了我的计！大小炮船听令：紧随‘克隆’战舰，一律靠近东岸，万炮齐轰东门炮台！”

“克隆”号上的炮口，逼近东门。

守卫在东门炮台上的将士们目睹清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怒火中烧，群情激愤。潘起亮几次要求冲下炮台，消灭窜入东门的清兵，都被刘丽川制止了。刘丽川两眼直视越来越近的“克隆”号，紧闭双唇，缓缓举起了长剑。

周秀英迅速瞄准，紧绷火绳。

“开炮！”刘丽川长剑一挥，炮弹呼啸出膛，声如滚滚春雷。

“克隆”号甲板上顿时浓烟四起。清兵纷纷跳水逃命。吴健彰被炸掉了一只耳朵，捂着伤口连滚带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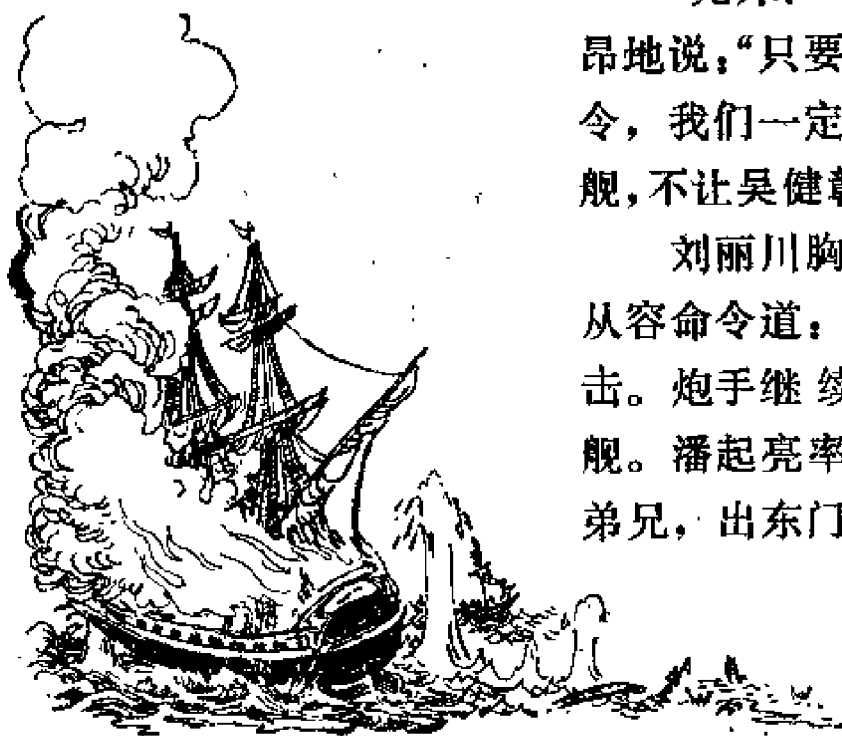
钻进了后舱。

潘起亮满头大汗在为周秀英运送弹药。刘丽川沉着指挥，火炮又一次命中了“克隆”号。

清军一片混乱，大小船舰，互相碰撞。一艘广东沙船被炮弹掀起的巨浪冲向半空，翻了个身，沉没在江底。

吴健彰从船舱的玻璃窗中，忽然发现近处停泊着几艘外洋货轮。他象是找到了救命稻草，声嘶力竭地喊道：“靠拢洋船！靠拢洋船！”

“克隆”号狡猾地混进了外国货船，其他船只也纷纷尾随。



“元帅！”周秀英激昂地说：“只要元帅下命令，我们一定能击中敌舰，不让吴健彰逃跑！”

刘丽川胸有成竹，从容命令道：“暂停射击。炮手继续监视敌舰。潘起亮率领三百名弟兄，出东门歼灭上岸



清兵，为遭难百姓报仇！王阿祥负责救火。”又命令：“徐耀立即率水军弟兄，向清军船舰发起进攻！”

硝烟弥漫的黄浦江西岸，小刀会起义军的十艘小型战舰如离弦之箭，直扑清军舰群。数百名小刀会战士高声呐喊，挺立船头，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火枪在舰艇中直指清兵。吴健彰做梦也没想到小刀会区区十来只小船竟敢于向他的水兵发起总攻击，顿时慌了手脚。他连忙对着“克隆”号舵手说：

“撞！撞沉它们！混蛋，快撞呀！”

“克隆”号扭转笨重的身躯，蛮横地向徐耀的指挥船撞来。小刀会掌舵战士不慌不忙，正面迎上前去。就

在两船正要相撞的一刹那，指挥船一个右转舵，从“克隆”号的一侧擦舷而过。两船并行，相距不过丈余。徐耀大喊一声：“扔火瓶！”

小刀会战士把准备好了的燃烧瓶迅速扔到“克隆”号甲板上。“克隆”号立即起火。吴健彰吓得目瞪口呆，大声嚎叫：

“撤，快撤！撤回东岸！”

“克隆”号掉头向东逃窜。刚一离开外国轮船，东门炮台就又向“克隆”号射来一串炮弹。冲天水柱震得“克隆”号东晃西荡，一发炮弹打中船尾，江水哗哗地灌进船舱。吴健彰气急败坏地叫骂着，命令清兵迅速舀水把舱里的漏洞补上。“克隆”号好不容易才逃出东门炮台的射程，摇摇晃晃地开回了东岸。

被“克隆”号抛在浦西的几十只大小沙船慌忙逃命，有的逃回浦东，有的被小刀会战舰紧紧追击，成了俘虏。黄昏时候，战斗胜利结束。

浦江一战，吴健彰大败。他挨了许乃钊一顿臭骂以后，又气又恼，加上伤口化脓，一病就病了一个多月。吉尔杭阿又乘机向咸丰皇帝告了许乃钊的状，说他“不听本人良言相劝，执意轻敌攻城，反中会匪奸计”。咸丰皇帝听了大怒，命令许乃钊立即攻城，否则就要“严惩不贷”了。

许乃钊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接连发起了大大小小几十次进攻，但每次都被小刀会击退了。清军士气低落，倒戈的士兵越来越多，许乃钊整天唉声叹气，坐立不安。

二月底，许乃钊的心腹参谋、“北营”主事刘维厚出了一个鬼主意：在上海西城墙下偷掘地道，埋藏炸药。炸开城墙后，冲进上海城。刘维厚求功心切，自己担任了这个“掘洞队”头目。

掘洞炸城的诡计，很快被起义军知道了。刘丽川立即行动起来，命令秦虎，组织二、三十个孩兵局的小伙伴，每天晚上轻装出城，严密监视清兵“掘洞队”的行动。刘维厚掘到哪里，小战士们就跟到哪里；许乃钊以为这件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哪里会料到起义军对地道的布局早已了如指掌了。

几天以后，清军把地道掘到了城墙外围的护城河下。刘维厚开始忙着向地道里运送炸药。许乃钊孤注一掷，调拨了十二门大炮和二、三千名清兵，以城西四明公所为据点，集中兵力，准备发起攻击。只等引火发药，炸倒城墙，这二、三千名清兵就打算冲进城去。

夜深人静。秦虎率领一批小战士战斗在城墙下。今天，小战士们不象往日那样赤手空拳，而是个个身背短锹，手持斧头、凿子，有的还背着圆圆的竹筒。在夜



色的掩护下，小战士们轻手轻脚地迅速聚集到清兵挖掘地道的地方。秦虎一双乌亮亮的大眼机警地向四处一看，没有一点动静，就立即指挥着小伙伴们干了起来。十几个战士挥锹铲土，先在护城河做好标记的地方垒起了两个小土坝，然后，秦虎带着小战士们悄然无声地走进了齐膝深的河水中，奋力舀水。一会儿工夫，河底就露了出来。

孩兵局的少年战士为了保卫上海城，捍卫革命胜利果实，在冷风彻骨的寒夜中越干越有劲。他们举

起斧头、凿子，很快就在河底凿出了十来个洞。秦虎趴在地上，刚把耳朵凑近那凿通了的小洞，就觉得一股股冷风嗖嗖地从小洞往外直冒。秦虎高兴地跳起身来，轻轻地对战士们说：“一点不错，下面就是清军的地道了！来，放水！”

土坝拆除以后，河水哗哗地涌来，水面顿时起了十来个小小的漩涡。刘维厚装满火药的地道里，灌满了水。

第二天，清军准备总攻了。

“预备！”刘维厚拔尖嗓子高喊，“点火！”

许乃钊两手塞住耳朵，闭起双眼；吉尔杭阿伸长脖子，急不可待。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仍然是一片寂静。

刘维厚摸不着头脑，急忙命令清兵到地道里去检查。一会儿，一个清兵哭丧着脸来报告说，火药早就被水浸湿了，还有一处地道里的炸药不见了，只剩下一些臭水。

吉尔杭阿暴出一头青筋，兜头给了刘维厚两个耳光，破口大骂说：“全是饭桶，笨蛋！我要奏请皇上，判你们死罪！”

许乃钊也吓得心惊肉跳，跟着训斥刘维厚说：“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蛋！你不是说还有一个秘密地道吗？快炸！”



刘维厚猛地清醒过来，回头就对传令兵叫道：“快点火！把那条秘密地道点上！”

“轰——！”一条从美国教堂开始挖掘，被租界地皮所掩护的秘密地道，终于爆炸了。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老大的缺口。

许乃钊和吉尔杭

阿以为得计，大叫：“冲啊！”

刘维厚一心想将功赎罪，急忙带领二千多名清兵向缺口冲去。

上海城安然不动。四、五丈宽的缺口犹如张开了的巨网，等着清兵进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二千名清兵争先恐后拥上缺口的时候，潘起亮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城楼上。他振臂高呼：

“杀尽敌兵！保卫上海！弟兄们，打啊！”

起义军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纷纷从埋伏的地方挺身而出。他们在城楼上居高临下，把大量燃烧着引火线的火药袋掷向被炸开的缺口，顷刻之间就构成了一道大大高出于城墙的火墙。城墙缺口处，火势猛烈，清军携带的火药包也随之爆炸。刘维厚被炸得粉身碎骨，官帽飞向空中。清兵纷纷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清兵狼狈溃退了。小刀会战士乘胜杀出城来，向四明公所逼近。许乃钊和吉尔杭阿见大势已去，就骑着马狼狈逃跑了。潘起亮率领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四明公所，缴获了十二门崭新的红衣火炮和大批枪枝弹药，摧毁了敌人的全部工事。战士们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黄昏前，上海军民齐心协力，修好了城墙。

上海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大长了全城军民的志气，大灭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威风。

雄伟的上海城象巨人一样，屹立在黄浦江边。



九 北 门 之 战

春去夏来，转眼到了一八五四年七月。小刀会坚守上海已将近一年了。

在这一年中，小刀会除多次粉碎清军的进攻以外，还在上海城内着手建立革命的新秩序，实行了巩固革命政权的新措施。小刀会在城内废除了清朝的“咸丰”铜币，铸造了标有“太平通宝”的新制钱，以表示与清朝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革命政权也与清朝政府屈辱投降的态度完全相反，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政策。在刘丽川发布的致英、美、法三国领事的信件中，小刀会严厉指斥三国干涉革命政权的侵略行为，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

小刀会的英勇斗争鼓舞了江南广大革命人民，上海城头高高飘扬的革命大旗，成了江浙一带贫苦农民心中的希望。

许乃钊一败再败，走投无路，几次通过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勾勾搭搭，企图与外国侵略者串通一气，共同来扼杀小刀会起义。英、美、法三国提出了

很多苛刻条件。但是，由于许乃钊在清朝统治集团里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权势不大，怕皇帝怪罪于他，因此不敢贸然答应。外国侵略者等得心焦，决定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三国公使经过密谋策划，制造了一个借口，由英国出面，美、法两国支持，向新闸清军“北营”发动了“泥城之战”。大炮一轰，帐篷倒塌，许乃钊惊惶失措，不战而逃，清军营寨向北败退了十几里。

果然，泥城一战，清政府撤了许乃钊的官职，提升满族贵族吉尔杭阿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捞到这个梦寐以求的职位，一心想早立战功，一上任就去拜会三国领事，进行卖国求荣的勾当。

吉尔杭阿在英国领事馆和三国领事一见面，就厚着脸皮，开门见山地说：

“会匪占领上海县城，将近一年。为了早日恢复上海秩序，今天本巡抚专程前来拜谒诸位领事，希望英、美、法等国放弃中立，明确立场，共同合作，歼除会匪。对本国有何要求，尽管提出。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几个领事客套了一番以后，美国领事马辉迫不及待地伸出两只手指说：“要求不多，只有两条：一是贵国政府在管理海关方面还缺乏经验，我们建议今后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共同管理海关；二是上海租界地皮章程，希望能重新修订一下，补充一些

关于扩大租界，由各国自立司法机构等条目。这两件小事，先作为我们共同合作的基础，吉大人，您看，不会太使您为难吧？”

吉尔杭阿连连点头，答应道：“不为难，一点也不为难。待本抚回衙后，立即派道台吴健彰前来洽商。”

英、美、法三国领事哈哈大笑起来。马辉向吉尔杭阿竖起大拇指称赞道：“贵国最伟大的人物，就数伊里布、耆英和贵抚台了！”

吉尔杭阿尴尬地讪笑了几声。原来，伊里布和耆英，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头子，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大卖国贼。咸丰皇帝为了逃避罪责，平息舆论，一登帝位就降了这两个家伙的官职，后来迫于民愤，还罚伊里布充军新疆。现在马辉把吉尔杭阿与这两个人相提并论，怎不使吉尔杭阿哭笑不得呢？

马辉没有理会吉尔杭阿的尴尬神色，继续说：“据我国传教士说：上海城内的粮食和弹药都不很充裕。目前，我们只要严密封锁水陆要道，断绝城内一切供应，上海城就可以不攻自破！”

“阁下高见！”英国领事阿利国赞同地说，“加强封锁，断绝供应，是彻底摧毁城内会党的根本措施。”

“可是，”吉尔杭阿哭丧着脸说，“会匪主要依靠北门输入粮食弹药，而北门一带是法租界，我军官兵不得

擅自进入呀！”

“吉大人多虑了！”法国领事爱棠插嘴说，“贵国政府既然乐于与我们合作，我法兰西帝国也完全可以作出一定的牺牲。从今以后，我允许贵军官兵自由出入法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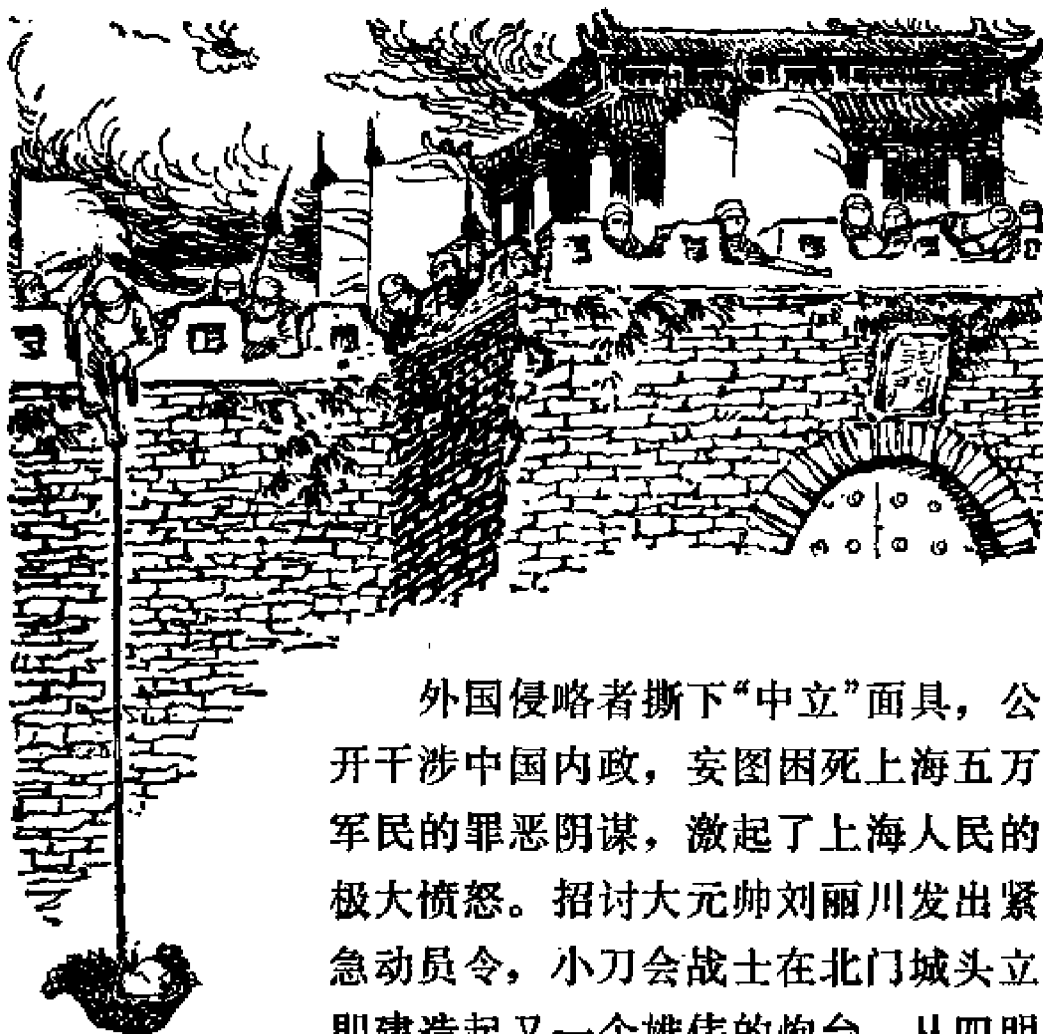
“多谢！多谢！”吉尔杭阿连忙打拱作揖。

“这还不够！”马辉继续献策，“我建议：从北门外黄浦江边的法租界开始，沿着北门护城河，直到陈家木桥贵军营垒为止，筑一道高大而坚实的围墙，把上海县城紧紧地箍起来。到那时，嘿嘿，就连一粒米、一颗子弹也漏不进城去！”

“太妙了！”吉尔杭阿得意忘形地说。

爱棠今天为法国捞到不少利益，心中颇为得意。听了马辉的计策，赶紧拍胸脯说：“法租界紧连上海县城，这筑墙一事，我完全赞成。贵军从法租界开始动工，我法兰西兵士可负保护之责。正巧，我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常胜将军辣厄尔先生明晨就将专程抵沪，巨型战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也同时抵达上海。必要时，辣厄尔将军可以亲自出马，痛击会党！”

“爱棠先生，我该怎样谢您才好呢！”吉尔杭阿一躬到地，马褂的长袖一直拖到外国侵略者的脚跟。



外国侵略者撕下“中立”面具，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困死上海五万军民的罪恶阴谋，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招讨大元帅刘丽川发出紧急动员令，小刀会战士在北门城头立即建造起又一个雄伟的炮台。从四明公所缴获来的十二门大炮整齐地矗立

在炮台上，炮口对准法租界上那道刚开始修筑的围墙。与此同时，小刀会战士还多次向吉尔杭阿的军营



发动小规模进攻，干扰敌人的围困计划。上海新县署还派专人到郊区及外地各乡采购粮食，运进城后由新县署统一分配，这样，基本保证了五万军民的生活用粮。邻县农民也冒着生命危险，深更半夜携带米面、蔬菜，送到城墙脚下，让起义战士用篮子吊进城去。上海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志坚心齐，英勇不屈，度过了一八五四年的秋季，迎来了寒冷的冬天。

北门城头高高飘扬的太平天国彩色大旗，成了外国侵略者的眼中钉。法军头目辣厄尔见清军筑墙进展缓慢，上海县城巍然不动，再也按捺不住，于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公开跳了出来，以“法兰西舰队司令”的名义向小刀会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通牒”全文是：“北门炮台直接威胁法租界安全。限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全部拆除。否则，本司令将采取相应行动。”

刘丽川立即复了一信，严肃指出辣厄尔是“无理取闹，寻事挑衅”，宣告“我小刀会修筑北门炮台，是为了抗拒清军，保卫上海，纯系本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法军如有行动，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辣厄尔看信后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派了五十名法军携带炸药前往北门，打算炸毁炮台。小刀会将士早作好准备，埋伏在炮垒里和城楼上的战士个个刀剑出鞘，子弹上膛，不容法军走近一步。带队的法军大尉杜

伦悍然下令开枪，小刀会战士奋起还击。法军士兵当场被打死四个，打伤五个，杜伦头上的高帽子也被打掉了。杜伦一见没有便宜可占，拔脚就逃，侥幸活命的四十多名士兵也跟着退回了法国领事馆。

辣厄尔这一气非同小可。他立刻发出命令，让停在黄浦江中的“贞德”号和“高尔拜”号驶近上海东门和北门，又从舰上搬下数门过山炮，放在法国领事馆门口，炮口对准县城北门。接着，他把驻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二百多名法军官兵全都调集起来，准备攻城，同时通知吉尔杭阿，一旦法军动手，清兵就跟着冲进城去。

中外反动势力明目张胆地勾结起来，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一八五五年一月五日，辣厄尔向小刀会下了一道宣战书：“本司令认为，小刀会占领上海乃人类文明的耻辱。现令你们主动撤退，否则本司令就要以武力驱逐。”

这是一个朔风怒号、寒意料峭的阴天。辣厄尔的“宣战书”由法军上尉马索送进城来。这时，小刀会的将领们正在北门附近的军事指挥部——豫园点春堂内召开军事会议。刘丽川看完“宣战书”，仰面大笑，正告马索：“上海五万军民头可断，血可流，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丢！辣厄尔胆敢挑起战争向我进犯，管叫他头破

血流，有来无回！”

马索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刘丽川严肃地对众将领说：

“看来，法国侵略者马上就要发起大规模进攻了！这次作战，跟以往情况不同。该怎么打，大家再商量商量吧！”

潘起亮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说：“这是埋伏在租界内的小刀会弟兄刚送来的情报。据他们侦察，法军士兵共有二百五十多名，其中军官十名。吉尔杭阿调往北门附近的清军共有三千三百名，目前正集结在法国领事馆周围。辣厄尔的作战部署是，先由法军攻城，清兵随后跟上。”

“元帅！”徐耀激愤地说，“中外敌兵既然都已集结在法国领事馆附近，干脆由我带领一千弟兄冲进去，杀它个人仰马翻！”

周秀英站起来说：“这不行。敌强我弱，不能孤军深入。万一被敌军切断了退路，就可能全军覆没。依我看，”她停了一下，果断地说，“来个‘关门打狗’！”

“关门打狗？”潘起亮兴奋地说，“有道理，快说下去。”

“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辣厄尔打算先让二百五十名法国侵略军攻城。这二百多名法军干脆放他们进城，关起门来痛打，让他们夹着尾巴没处逃！”

徐耀赞同地说：“好办法！这样一来，就是侵略军孤军深入，敌弱我强了！我同意这个打法。”

“我也同意！”潘起亮接着说，“北门口有个大当铺，三层高楼，稳固结实，足足可以隐蔽三百个弟兄。等法军一进城，我们就可以给它个迎头痛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制订出来了。

一月五日，法国领事爱棠照会美、英两国领事，宣布从即日起，法军与小刀会进入战争状态。

马辉闻讯，立即赶到法国领事馆表示祝贺：“法国第一个打破愚蠢的中立，这是她的光荣！”阿利国则匆匆打了个电话给辣厄尔，表示“将军率部挺进之日，也就是本领事跟随入城之时……”

吉尔杭阿欣喜若狂，急急调动军队。陈家木桥清兵倾巢而出，集结到北门附近，蠢蠢欲动。

一月六日清晨，法国领事馆前面的法军大炮开始向上海县城发射。密集的炮弹向上海县城北区倾泻下来，城内四处火起。在震耳的炮声中，熊熊烈火卷着一阵阵浓烟，弥漫在县城上空。

炮火连续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北门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辣厄尔站在战舰“高尔拜”号上吼叫：“法兰

西勇士们,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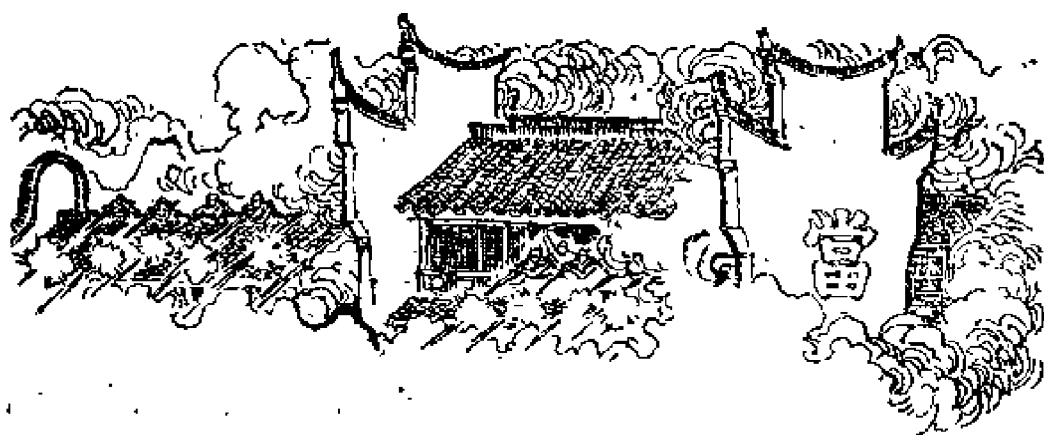
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二百五十名法军官兵由马索和杜伦指挥,急速爬过护城河,扑向缺口,冲上城头,窜进了上海县城。

侵略军进城后四处张望,大街小巷,静悄悄地,除了还在冒烟的房屋不断地发出柱断梁折的“噼啪”声外,一个人影也没有。马索心中有点怀疑,自言自语地说:

“咦,人到哪里去了?”

杜伦手枪一挥,得意忘形地说:“哈,早被大炮轰跑了!”

话音未落,只听见耳边一声大吼:“打!”密密麻麻的子弹从当铺的门缝、窗口里飞了出来。杜伦身旁的法国旗手哼也没哼一声,就倒了下来,杜伦惊慌失措,一脚踏在横倒下来的法兰西国旗上。他张惶四顾,还没弄清楚子弹从何而来,只觉得胸口一麻,鲜血从心口直喷出来,当场就死了。刹那间,刀光闪闪,小刀会战士在潘起亮、徐耀的率领下,跃出当铺大门,杀声震天而起。潘起亮和徐耀挥着钢刀,一口气就劈倒了四、五个法军官兵。战士顾大翔挥舞双刀,一人奋战三名法军,秦虎冲上前去,和顾大翔一起奋战,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法军狼狈逃窜,乱作一团。



马索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时吓昏了，呆在杜伦的尸体旁边。看见士兵们抱头鼠窜，他才猛地醒悟过来，急忙倒拖指挥刀，拔脚逃走。不料没走几步，迎头遇上了一队女战士，为首的一名女将厉声高喊：“不要放走那个拖指挥刀的法国强盗！”马索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一见那位红衣女将的大刀直指自己，连忙



扔掉了手中的指挥刀，掉头向北门退去。退至北门，马索急忙命令士兵打开城门，放进清军，自己乘机溜出了城外。

三千名清兵，按预定计划等候在城外，现在一见城门大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城来。这批清军一窜进县城，就撞上了潘起亮和周秀英的大队人马。冲在前面的清军掉头夺路逃命，后面的清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在往城里挤，把个小小的北门塞得水泄不通。清军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他们被越杀越勇的小刀会战士追赶到了城墙边。城高墙陡，只顾逃命的大批清军爬上城墙，连同武器、旗帜一起滚下护城壕沟，天寒地冻，有的当场跌得断腿折骨，有的活活摔死，还有的正巧跌在拥挤于城外的清军的矛头尖上，惨叫而死。由于混乱，清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北门之战，小刀会取得了辉煌战果。辣厄尔的二百五十名士兵被击毙击伤六、七十名，其中还包括四名军官。吉尔杭阿败得更惨，三千名清兵死了一千二百人，还有一千多人受重伤。小刀会战士痛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使不可一世的外国侵略者和貌似强大的清朝政府，又一次显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十 胜 利 转 移

北门之战以后，小刀会又在酝酿两个新的战斗计划：一个是在“租界”里的小刀会成员，准备配合城内起义军，炸毁外国侵略者的军营及弹药库，给侵略者以更沉重的打击；另一个是清军内部，部分士兵已与小刀会秘密商定，准备在春节那天，举行武装起义，然后配合城内大军，消灭北门外的法国侵略军，进而攻占苏州。准备起义的弟兄们决定以红布包头作为标记。顿时，“租界”店铺中的红布被购买一空。后来由于叛徒告发，两个起义计划都被清政府获悉。二十多名组织起义的小刀会弟兄和清军士兵都被吉尔杭阿杀害了。

这两个起义计划虽被破坏了，但人民群众中仍在继续酝酿着新的起义。

面临这样的局势，清军头目和外国侵略者急得团团转。法军司令辣厄尔在法国领事馆气急败坏地大发脾气。他臭骂清军是脓包，二、三千人进了城还会被轰出来，临阵脱逃，乱了阵脚。而清军头目吉尔杭阿就埋怨辣厄尔的部下不中用，使自己也吃了亏。英、美两国

则责怪辣厄尔做事“缺乏考虑”，以致使西方的威信“遭到破产”。辣厄尔当然不甘示弱，马上对英、美同伙们反唇相讥，说他们投机取巧，袖手旁观，想捞一把。

但他们终究有着共同的反革命利益，所以在一阵吵吵嚷嚷之后，又彼此勾结起来。他们见上海军民众志成城，不敢再冒险进攻，决定加紧封锁，用完全切断城内外交通的办法，来迫使起义军屈服。

英、美、法三国侵略者开始直接出面，负责分段筑墙。三国领事派出水兵、陆军，严密监督筑墙的民伕，民伕们稍有怠工反抗，轻则拳打脚踢，重则以“通匪”论处，当场枪杀。一个月以后，一座厚五尺、高一丈四尺的围墙终于筑成了。从黄浦江边到陈家木桥以南，除了紧靠江岸的地方有一个戒备森严的关卡之外，城内外交通被完全断绝了。

三国侵略者筑好墙，还不满足，他们又伙同吉尔杭阿发出“通告”，勒令围墙附近的居民拆除房屋，开辟大片空地，以便于监视封锁。

中外反动派的严密封锁，给城内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城内粮食本来就不多，早已实行了定量供应，原来每人每天分配大米半斤左右，到二月份，连每人每天一碗粥的米都难以供应了。居民们为了支援起义军，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也送给了守城将士，自己吃草根树

皮，有的则到河浜中挖掘蜊蜆充饥。

二月中旬的一天，阴雨绵绵。黄昏时分，东门城墙下，忽然响起了法军哨兵狼嚎般的喊叫声：

“站住！不许靠近城墙！”

接着，就是稀里哗拉地一阵扳机声。

潘起亮正在城头巡视，急忙探身细看。只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妈妈，臂上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带盖的篮子，正在吃力地向城门口跑来。凛冽的北风吹起了她那一头白发。熟悉的身影，使潘起亮一下子认了出来：“是王大妈！弟兄们，快注意掩护！”

话音未落，法军士兵已经向王大妈射出了一串子弹。王大妈踉跄了一下，拖着受伤的腿，向城门直奔过来。但是走了几步，终于支撑不住了，跌倒在地上。侵略军仍然不肯罢休，他们继续射击，密集的子弹在老人身边溅起了飞扬的泥土，王大妈背上又中了一枪。

潘起亮心如火燎，大吼一声：“打！”小刀会战士们枪炮齐鸣，把法军士兵当场打死两个。其他士兵再也不敢抬起头来，一溜烟地逃走了。

这时潘起亮连忙打开城门，把王大妈迎进城来。

王大妈已经奄奄一息。她把紧紧抱在胸前的篮子交给潘起亮，慢慢地说：

“这是……四十斤米。米里，有一张地图。我们村

里的穷弟兄们，送给大元帅的。”大妈紧紧地抓住潘起亮的手，艰难地说，“太平天国，是我们穷人的希望。快……快冲出上海，去找太平军，去找太平……”话没说完，大妈就合上了眼睛。

潘起亮挥拳擦去眼泪，打开王大妈带来的竹篮。在白白花花的大米中间，有一张小小的“围城清军布防图”。地图下面，有一行小字：

“浦东乡民呈献刘大元帅。切望元帅尽快决策，转移北上。请转奏天王；上海百姓日夜盼望太平军。”

不一会，竹篮送到了元帅府。刘丽川正准备召集全体将领开会。他听完潘起亮的汇报，久久地抚摸着王大妈的竹篮，又将那张布防图仔细看了一遍。潘起亮激动地说：

“元帅，看来，父老乡亲们也和我们想在一起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突围转移，才能保存力量，会合太平天国，粉碎中外敌人的阴谋，不辜负上海人民的希望。”

刘丽川点了点头，把地图交给潘起亮说：

“王大妈送来的这篮米和这张图，是浦东穷苦弟兄的一片心意呵！起亮兄弟，请你把图收藏起来，等一会全体将领会上，把王大妈的牺牲经过讲一讲！”

潘起亮把地图藏入衣袋，说：“突围胜利以后，我要

把这张图亲手呈献给天王！”

在全体将领大会上，小刀会作出了第二天转移北上的决定。

为了使小刀会的弟兄们都充分理解突围转移的意义，刘丽川和众将领当天夜里就分别到县城六门巡视，直接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动员全军为突围胜利作好充分的准备。

刘丽川带领数名弟兄登上了北门城楼。守城战士一见元帅来了，纷纷从炮位上和了望台上站起来。冬夜的寒风，吹得他们头上的红巾飏飏地飘动着。

刘丽川走到一位年轻炮手面前，摸了摸他的肩膀，关切地说：“只穿夹袄，不冷吗？”

“报告元帅！”小伙子挺了挺胸，爽朗地说：“我从小就穿这点衣服过冬，不冷。”

“饿了吧？”

“不饿。明大伯他们刚送来一桶山芋汤，可热呼哩！”

“真难为了父老弟兄们啊！”刘丽川感叹地说，又问：“你背上的法国来福枪里还有多少子弹？”

“三颗。够打死三个敌人了！”

“好！”刘丽川高兴地说，“把枪擦得亮亮的，把刀磨得快快的，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吧！”



守城战士们一听，马上围了过来。

刘丽川宣布了指挥部的命令，战士们一致赞成。那位年轻的炮手是太仓人，他自告奋勇，担任突围后向镇江挺进的向导。

刘丽川刚走下城楼，就被一阵豪迈的笑声吸引住了。他走近一看，只见一间倒塌了的民房内，一堆篝火正熊熊燃烧，四周围坐着一队小刀会弟兄。刘丽川定睛细看，原来潘起亮也在里面。

战士们见元帅来了，急忙把刘丽川等人请进屋来。潘起亮从屋角捧起一大抱小木片，扔进火里。火苗一下

窜得老高。顿时，屋子里又温暖，又明亮。

“元帅您看，”潘起亮捡起掉在地上的一块小木片，交给刘丽川，说，“这是吉尔杭阿送给我们的柴火，让咱们暖和暖和哩！”

战士们又笑起来。刘丽川一看，认出是一块盖有红色官印的“免死牌”。原来，吉尔杭阿为了瓦解小刀会将士的斗志，几乎每天都用大炮向城内射进一大捆“免死牌”，有时候还夹有“劝降告示”、“招安上谕”等等。这些东西来得正好，小刀会战士就用它们来生火做饭，或者烤火取暖。刘丽川笑着把手中这块小小的木片往火中一扔，说：

“造反不怕死，怕死不造反。吉尔杭阿实在是头蠢驴，连这个道理也不懂！”

“哈——！”将士们自豪地笑了起来。顾大翔是这一队兵士的队长，他接着说：

“最近几天，清军常常抬着一桶桶热气腾腾的白米饭，端着一锅锅大肥肉，在城下走来走去，还大声喊道：‘来吃哦，来吃哦！’他们真是瞎了眼。我们造反，连死都不怕，还怕他来这一套！”

一位福建口音的战士紧接着说：

“可也有件奇怪的事。今天下午，我在城墙上巡逻，忽然看见有个清兵绕过岗哨，把好多只鸡、鸭悄悄地扔

在城墙根下。我滑下城墙把它们弄了上来，嘿，里面还有一张小红纸，写着‘恭贺新春’四个字，鸡鸭都很新鲜，大翔哥已经把它们送到伤员厨房里去了。”

刘丽川点了点头说：“他可能是我们小刀会的弟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现在，我们的粮食困难，弹药也不多了。”他环顾四周，提高语调说，“弟兄们，为了坚持战斗，我们应当怎么办？”

这个问题一提出，大家马上沉默了下来。那位福建口音的战士霍地站起来说：

“拚！拚到底！说啥也不让敌人进来！”

另一位战士也咬着牙说：“我们要和上海城共存亡！”

“弟兄们，”潘起亮开口说，“我说几句。”

众人目光移到潘起亮的身上。这位使中外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虎将军”，已经有好几夜没有睡觉了，方正的脸庞比以前瘦削多了。但是，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他那一双虎眼依然生气勃勃。

“弟兄们说得对，我们要与敌人拚到底。”潘起亮顿了一顿，继续说，“可是，我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小刀会的奋斗目标和太平天国一样，是推翻清朝政府，让普天下的穷苦人都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共耕。眼下，太平军在镇江一带被清军围困，无法援助我们，而

吉尔杭阿和吴健彰已与外国侵略军勾结一起，断绝了城外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援，妄图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如果我们死守上海，势必弹尽粮绝，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因此，经全军将领商议，明天子夜，全军突围转移，杀上镇江，会合太平军主力，共图天国大业。弟兄们！这，才是真正的拚到底！”

“太好了！”顾大翔兴奋地站起来说，“我阿叔今天就来向我说，形势逼人，应当从长打算，尽早突围。阿叔还叫我向元帅提提建议。没想到指挥部已经作出了决定！”

刘丽川深情地说：“大翔，我们走后，清兵一定要对上海百姓进行报复。明天一早，你通知明大伯串联穷苦弟兄，争取早日离城，转移乡村。”

潘起亮充满信心地说：“太平天国一定会南下直取上海！请转告明大伯，我们会回来的！”

天快亮时，刘丽川和潘起亮才告别了众战士，返回指挥部，研究突围的具体部署。

阴历大年三十终于来临了，那天夜里，天上没有星星，黑沉沉的乌云压住了上海县城。吉尔杭阿见城里漆黑一片，无声无息，以为小刀会即将被困死，便听任清军官兵饮酒作乐。到半夜，清军已醉倒了一半。

突然，小东门外如晴天响起霹雳，徐耀和周秀英率

领二千名小刀会弟兄从城内杀了出来。根据突围计划，这里杀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战士，主力部队由刘丽川、潘起亮等率领，将从西门冲出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王阿祥等带着二千弟兄边喊边杀，磅礴的气势吓得清兵晕头转向。小刀会战士刹那间就冲过了围墙。外国侵略军见小刀会要突围，急忙赶来阻击。那批喝醉的清兵清醒过来以后，也赶来围攻起义军。一场激战开始了。

小刀会战士毫不畏惧，个个奋勇杀敌。顾大翔手舞双刀，七、八个清兵围着他，但是无法靠近他。秦虎一剑刺倒了一名清兵，冲到大翔身边，两人从清兵中杀出一条路来。女将周秀英挥起上百斤的大刀，所向无敌，杀得敌人抱头鼠窜，跟在周秀英后边的女战士也边喊边杀，清军纷纷溃退。在混乱中，周秀英忽然看见一个清军头目正在训斥那些败下阵来的清兵。这人不是别人，就是镇压嘉定义军、血洗嘉定城的丁国恩。周秀英一眼认出是他，箭步冲上前去，一刀挥去，砍断了他的大腿。丁国恩嚎叫着跌倒在地上，徐耀赶过来，一刀把他砍死。就在这时，横路里冲过来一队外国侵略军。一阵枪响，周秀英不幸中弹，伤口鲜血直流，但是她百折不挠，带伤继续抗击侵略军。不料，清兵又来袭击，周秀英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最后终于壮烈牺牲。徐耀突围

赶来，见周秀英已经牺牲，满腔愤怒，大吼一声，挥舞着大刀，向敌军扑去，侵略军一看来势凶猛，急忙闪向两边，带队的外国侵略军的头目来不及躲开，被徐耀一刀砍死。小刀会战士高声呼喊，跟在徐耀后面，冲出重围，向北前进。

刘丽川、潘起亮率领的主力部队在徐耀、周秀英的掩护下，根据王大妈送来的军事情报，顺利地绕过了清军的布防营寨，沿着法华路向西，第二天黎明时到达虹桥。驻守虹桥的是吴健彰从广东招来的“水勇”，他们早在东门一战中就尝到了小刀会的滋味，现在一见数千名起义军进逼过来，马上弃械奔逃。刘丽川率领的部队继续向北挺进。

就在这时，起义军遇到了吉尔杭阿从陈家木桥调往南门加紧围城的大队清军。清军一见这些突然出现的小刀会战士，顿时乱了阵脚，刘丽川一声命令，起义军象汹涌澎湃的潮水，向敌人直冲过去。潘起亮紧跟在刘丽川身后，大刀过处，清兵纷纷倒下。刘丽川挥舞长剑，无人敢靠近。小刀会战士人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大队人马眼看就要杀出重围。

驻守虹桥的吴健彰部队听见前边杀声震天，知道小刀会起义军正在突围，急忙调兵，从小路赶来。吴健彰拿着美国手枪，亲自督战。他混在人群中，不时瞄准

头裹红巾的小刀会战士，放出一下又一下冷枪。忽然，吴健彰在近处发现了潘起亮。他狞笑一声，正要开枪射击。

只听得一声怒吼：“大胆狗官！”刹那间，刘丽川直扑过来。吴健彰只觉得耳旁一阵凉风，慌忙把头一侧，仅剩的一只耳朵又被砍掉了。刘丽川正想挥剑再杀，却被十余名清兵团团围住了。

刘丽川率领战士奋战敌兵，在刀光剑影中，清兵一个个倒地丧命。刘丽川自己也身负重伤，鲜血浸透了衣服。潘起亮飞步赶到，一阵猛砍，杀得清兵鬼哭狼嚎，纷纷溃退。潘起亮回头看见刘丽川浑身是血，惊叫一声：

“元帅，你……！”

“不要放过吴健彰！”刘丽川双目炯炯，长剑直指企图逃跑的吴健彰。潘起亮和刘丽川一起向吴健彰杀去。

吴健彰颤抖着向刘丽川、潘起亮两人射击，一发子弹出膛，却打死了一个清兵。潘起亮跨过清军尸体，一刀砍去吴健彰的手枪，吴健彰吓得心惊胆颤，转身想逃，抬头一看，刘丽川正威严地举起长剑，向他杀来，没等他吭声，刘丽川的长剑就将他劈成了两半。

刘丽川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清军一看主将被杀，哪敢再战，争先恐后地向后败

退。潘起亮和战士们掩护着身负重伤的刘丽川，杀出了一条血路。起义大军全部突围。

在北郊顾家村的一棵大银杏树底下，刘丽川握住潘起亮的手，沉痛而又充满信心地说：

“起亮，我不能跟弟兄们一起共图天国大业了。你一定要带领部队，北上投奔天国。”他指着身上宝剑，接着嘱咐说，“这支剑，请你呈献天王吧！”

小刀会起义军的领袖刘丽川，在胜利转移的途中壮烈牺牲了。



潘起亮含着热泪，将刘丽川的三尺长剑佩带在自己腰间，与其他将领一起，把一面鲜红的镶有“太平天国”四个大字的旗帜覆盖在刘丽川身上。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太平天国”四个大字金光四射。潘起亮抬头仰望北方，默默地宣誓：

“刘大哥！起亮一定继承你的遗志，为天国事业奋斗终身！”

当天，两支突围部队在南翔胜利会师。徐耀因负重伤，在会师后不久也牺牲了。潘起亮沉痛地向战友的遗体告别。最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潘起亮率领队伍冲过了清军的层层封锁，到达了太平天国占领的镇江县。从此以后，小刀会起义军就正式成为太平军的一部分，纵横驰骋在大江南北的辽阔土地上。

十一 尾 声

水流千里归大海，狂飚万丈卷巨澜。革命的火焰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小刀会英雄们放弃了上海城，但没有放弃他们的战斗。

一八六一年春节的一个夜晚。这时离开突围之战已经有八个年头了。上海城里突然来了一位不平常的客人，转瞬间，闪进了阿明老人的草屋。这人就是老人的侄子顾大翔。大翔的突然出现，使老人呆了半天。

原来，在八年前突围的时候，大翔在东门肉搏战中，和刘丽川他们失去了联系。大翔在附近村庄的老农家里躲了几天。后来，听说刘元帅牺牲了，大翔就告别了老农，经过艰苦辗转，终于到达了天京，和潘起亮以及其他小刀会弟兄一起参加了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下半年，他们随同侍王李世贤的部队向浙东进发。浙东的起义军奋起响应，太平军迅速攻下了绍兴、余姚、宁波、镇海等城市。潘起亮屡立战功，后来又去宁波管理海关，同当地的外国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年，清政府勾结英、美、法侵略军向浙东反扑。潘起亮就以天

地会名义联合当地的会党弟兄与太平军并肩战斗，在浙东地区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当太平军和天地会第二次攻下宁波西边的小城市慈谿县的时候，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军惊慌失措。这时，以美国强盗华尔为首的“常胜军”，急忙从上海赶到宁波，并由陆路连夜策马进军到慈谿城边。华尔这个家伙耀武扬威，用望远镜左探右望，满想显一下“威风”。想不到一颗子弹从城墙上飞来，打中了他的胸膛。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被潘起亮的部队打死了。

顾大翔随同潘起亮，南征北战，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浴血战斗。但他们一直怀念着上海的弟兄们。现在，大翔是受潘起亮的嘱咐，专程来探望上海弟兄们的。这一喜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上海城郊。一批批乡亲们，趁着春节访友的机会来找顾大翔。他们有的在八年前曾是孩兵局的小战士，有的曾是女兵营的娘子军，有的是城外村庄里的农民，有的是船上的水手。他们同大翔一拉开话匣就谈个不停。

八年的离别，哪能一下谈得完。

在小刀会起义军主力转移以后，上海城内，留下来的一部分起义军仍在继续战斗。他们有的原来是罗汉党弟兄，就退守到南翔镇。有的是浦东塘桥帮的，就退守到塘桥根据地。一八六〇年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

他们积极起来响应。苏州，就是太平军在小刀会弟兄配合下，不战而攻克下来的。南翔的小刀会弟兄则配合太平军攻克了嘉定城。后来，在太平军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上海时，小刀会弟兄都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使清朝统治者在上海的地方政府经常处在岌岌可危的地步。

还有一部分水手出身的小刀会弟兄，从上海撤离后，转入海上斗争。他们乘风破浪千万里，来回穿梭东海沿，截夺皇粮，炮轰官船，使清政府惊恐万状，惶惶不安。这部分弟兄曾发展成为一支海上武装，使清政府受到严重威胁。

阿明老人的草屋，灯火彻夜通明。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满怀战斗的激情走进了小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敌人的不断摧残下，仍在汹涌向前！

